

神农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谷，故天下号神农也。

赤松子者，神农时雨师也，服冰玉散，以教神农，能入火不烧。至昆仑山，常入西王母石室中，随风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至高辛时，复为雨师，游人间。今之雨师本是焉。

赤将子翬者，黄帝时人也。不食五谷，而啖百草华。至尧时，为木工。能随风雨上下。时于市门中卖缴，故亦谓之缴父。

宁封子，黄帝时人也。世传为黄帝陶正，有异人过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则以教封子，封子积火自烧，而随烟气上下。视其灰烬，犹有其骨。时人共葬之宁北山中。故谓之宁封子。

偃佺者，槐山采药父也。好食松实。形体生毛，长七寸。两目更方。能飞行逐走马。以松子遗尧，尧不暇服。松者，筒松也。时受服者，皆三百岁。

彭祖者，殷时大夫也。姓钱，名铿。帝颡顛之孙，陆终氏之中子。历夏而至商末，号七百岁。常食桂芝。历阳有彭祖仙室。前世云：祷请风雨，莫不辄应。常有两虎在祠左右。今日祠之讫地，则有两虎迹。

师门者，啸父弟子也。能使火。食桃葩。为孔甲龙师。孔甲不能修其心意，杀而埋之外野。一旦，风雨迎之。山木皆燔。孔甲祠而祷之，未还而死。

前周葛由，蜀羌人也。周成王时，好刻木作羊卖之。一旦，乘木羊入蜀中，蜀中王侯贵人追之，上绥山绥山多桃，在峨眉山西南，高无极也。随之者不复还，皆得仙道。故里谚曰：“得绥山一桃，虽不能仙，亦足以豪。”山下立祠数十处。

崔文子者，泰山人也。学仙于王子乔。子乔化为白蜺，而持药与文子。文子惊怪，引戈击蜺，中之，因堕其药。俯而视之，王子乔之尸也。置之室中，覆以敝筐。须臾，化为大鸟。开而视之，翻然飞去。

冠先，宋人也。钓鱼为业。居睢水旁，百余年，得鱼，或放，或卖，或自食之。常冠带，好种荔，食其葩实焉。宋景公问其道，不告，即杀之。后数十年，踞宋城门上，鼓琴，数十日乃去。宋人家奉祠之。

琴高，赵人也。能鼓琴。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术，浮游冀州、涿郡间二百余年。后辞入涿水中，取龙子，与诸弟子期之。曰：“明日皆洁斋候。”于水旁设祠屋。果乘赤鲤鱼出，来坐祠中。且有万人观之。留一月，乃复入水去。

陶安公者，六安铸冶师也。数行火。火一朝散上，紫色冲天。公伏冶下求哀。须臾。朱雀止治上，曰：“安公！安公！冶与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龙。”至时，安公骑之，从东南去。城邑数万人，豫祖安送之，皆辞诀。

有人入焦山七年，老君与之木钻，使穿一盘石，石厚五尺，曰：“此石穿；当得道。”积四十年，石穿，遂得神仙丹诀。

鲁少千者，山阳人也。汉文帝尝微服怀金过之，欲问其道。少千拄金杖，执象牙扇，出应门。

淮南王安，好道术。设厨宰以候宾客。正月上旬，有八老公诣门求见。门吏曰王，王使吏自以意难之，曰：“吾王好长生，先生无驻衰之术，未敢以闻。”公知不见，乃更形为八童子，色如桃花。王便见之，盛礼设乐，以享八公。援琴而弦，歌曰：“明明上天，照四海兮。知我好道，公来下兮。公将与余，生羽毛兮。升腾青云，蹈梁甫兮。观见三光，遇北斗兮。驱乘风云，使玉女兮。”今所谓淮南操是也。

刘根，字君安。京兆长安人也。汉成帝时，入嵩山学道。遇异人授以秘诀，遂得仙。能召鬼。颍川太守史祈以为妖，遣人召根，欲戮之。至府，语曰：“君能使人见鬼，可使形见。不者，加戮。”根曰：“甚易。”借府君前笔砚书符，因以叩几；须臾，忽见五六鬼，缚二囚于祈前。祈熟视，乃父母也。向根叩头曰：“小儿无状，分当万死。”叱祈曰：“汝子孙不能光荣先祖，何得罪神仙，乃累亲如此。”祈哀惊悲泣，顿首请罪。根默然忽去，不知所之。

汉明帝时，尚书郎河东王乔，为邺令。乔有神术，每月朔，尝自县诣台。帝怪其来数，而不见车骑；密令太史候望之。言其临至时，辄有双凫，从东南飞来。因伏伺，见凫，举罗张之，但得一双焉。使尚书识视，四年中所赐尚书官属履也。

蓊子训，不知所从来。东汉时，到洛阳见公卿，数十处，皆持斗酒片脯候之。曰：“远来无所有，示致微意。”坐上数百人，饮啖终日不尽。去后，皆见白云起，从旦至暮。时有百岁公说：小儿时见训卖药会稽市，颜色如此。训不乐住洛，遂遁去。正始中，有人于长安东霸城，见与一老公共摩挲铜人，相谓曰：“适见铸此，已近五百岁矣。”见者呼之曰：“蓊先生小住。”并行应之。视若迟徐，而走马不及。

汉阴生者，长安渭桥下乞小儿也。常于市中丐，市中厌苦，以粪洒之。旋复在市中乞，衣不见污如故。长吏知之，械收系，着桎梏，而续在市乞。又械欲杀之，乃去。洒之者家，

屋室自坏，杀十数人。长安中谣言曰：“见乞儿与美酒，以免破屋之咎。”
谷城乡平日常生，不如所人也。数死而复生。时人为不然。后大水出，所害非一，而平
辄在缺门上大呼言：平常生在此。云复雨，水五日必止。止，则上山求祠之。但见平衣杖
革带。后数十年，复为华阴市门卒。
左慈，字符放，庐江人也。少有神通。尝在曹公座，公笑顾众宾曰：“今日高会，珍羞
略备。所少者，吴松江鲈鱼为脍。”放曰：“此易得耳。”因求铜盘贮水，以竹竿饵钓于盘
中，须臾，引一鲈鱼出。公大拊掌，会者皆惊。公曰：“一鱼不周坐客，得两为佳。”放乃
复饵钓之。须臾，引出，皆三尺余，生鲈可爱。公便自前脍之，周赐座席。公曰：“今既得
鲈，恨无蜀中生姜耳。”放曰：“亦可得也。”公恐其近道买，因曰：“吾昔使人至蜀买
锦，可敕人告吾使；使增市二端。”人去，须臾还，得生姜。又云：“于锦肆下见公使，已
敕增市二端。”后公出近郊，士人从者百数，放乃赍酒一罍，脯一片，手自倾罍，行酒百官，
公敕莫不醉饱。公怪，使寻其故。行视沽酒家，昨悉亡其酒脯矣。公怒，阴欲杀放。放在公
座，将收之，却入壁中，霍然不见。乃募取之，或见于市，欲捕之，而市人皆放同形，莫知
谁是。后人遇放于阳城山头，因复逐之。遂走入羊群。公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
“曹公不复相杀，本试君术耳。今既验，但欲与相见。”忽有一老羝，屈前两膝，人立而言
曰：“遽如许。”人即云：“此羊是。”竟往赴之。而群羊数百，皆变为羝，并屈前膝，人
立，云：“遽如许。”于是遂莫知所取焉。老子曰：“吾之所以为大患者，以吾有身也；及
吾无身，吾有何患哉。”若老子之俦，可谓能无身矣。岂不远哉也。
孙策欲渡江袭许，与于吉俱行。时大旱，所在熯厉，策催诸将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
出督切。见将吏多在吉许，策因此激怒，言：“我为不如吉耶？而先趋附之。”便使收吉
至，呵问之曰：“天旱不雨，道路艰涩，不时得过。故自早出，而卿不同忧戚，安坐船中，原
作鬼物态，败吾部伍。今当相除。”令人缚置地上暴之，使请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当原
赦；不尔，行诛。俄而云气上蒸，肤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总至，溪涧盈溢。将士喜悦，
以为吉必见原，并往庆慰。策遂杀之。将士哀惜，藏其尸。天夜，忽更兴云覆之。明旦往
视，不知所在。策既杀吉，每独坐，彷彿见吉在左右。意深恶之，颇有失常。后治疮方差，
而引镜自照，见吉在镜中，顾而弗见。如是再三。扑镜大叫，疮皆崩裂，须臾而死。（吉，
琅琊人，道士。）
介琰者，不知何许人也。住建安方山，从其师白羊公杜受玄一无为之道。能变化隐形。
尝往来东海，暂过秣陵，与吴主相闻。吴主留琰，乃为琰架宫庙，一日之中，数遣人往问起
居。琰或为童子，或为老翁，无所食啖，不受饷遗。吴主欲学其术，琰以吴主多内御，积月
不教。吴主怒，敕缚琰，着甲士引弩射之。弩发，而绳缚犹存，不知琰之所之。
生，蔓延生花，成实；乃取食之，因赐观者。鸢者反视所出卖，皆亡耗矣。凡言水旱甚
恶，过大将军孙綝门，褰衣而趋，左右垂践。或问其故。答曰：“流血臭腥不可耐。”綝闻
而杀之。斩其首，无血。及綝废幼帝，更立景帝，将拜陵，上车，有大风荡綝车，车为之
倾。见光在松树上拊手指嗤笑之，綝问侍从，皆无见者。俄而景帝诛綝。
生作一事特戏者。”玄曰：“君得无即欲有所见乎？”乃嗽口中饭，尽变大蜂数百，皆集客
身，亦不螫人。久之，玄乃张口，蜂皆飞入，玄嚼食之，是故饭也。又指虾蟆及诸行虫燕雀
之属，使舞，应节如人。冬为客设生瓜枣，夏致冰雪。又以数十钱使人散投井中，玄以一器
于井上呼之，钱一飞从井出。为客设酒，无人传杯，杯自至前，如或不尽，杯不去也。尝
与吴主坐楼上，见作请雨土人，帝曰：“百姓思雨，宁可得乎？”玄曰：“雨易得耳！”乃
书符着社中，顷刻间，天地晦冥，大雨流淹。帝曰：“水中有鱼乎？”玄复书符掷水中，须
臾，有大鱼数百头。使人治之。
法神符，道术大行。尝见大风，书符掷屋上，有青乌衔去。风即止。或问其故。曰：“南湖
有舟，遇此风，道士求救。”验之果然。西安令于庆死，已三日，猛曰：“数未尽，当诉之
于天。”遂卧尸旁，数日，与令俱起。后将弟子回豫章，江水大急，人不得渡；猛乃以手中
白羽扇画江水，横流，遂成陆路，徐行而过，过讫，水复。观者骇异。尝守浔阳，参军周家
有狂风暴雨，猛即书符掷屋上，须臾风静。
园客者，济阴人也。貌美，邑人多欲妻之，客终不娶。尝种五色香草，积数十年，服食
其实。忽有五色彩蛾，止香草之上，客收而荐之以布，生桑蚕焉。至蚕时，有神女夜至，助
客养蚕，亦以香草食蚕。得茧百二十头，大如瓮，每一茧缲六七日乃尽。缲讫，女与客俱仙
去，莫知所如。
汉董永，千乘人。少偏孤，与父居肆，力田亩，鹿车载自随。父亡，无以葬，乃自卖
为奴，以供丧事。主人知其贤，与钱一万，遣之。永行，三年丧毕，欲还主人，供其奴职。

道逢一妇人曰：“愿为子妻。”遂与之俱。主人谓永曰：“以钱与君矣。”永曰：“蒙君之惠，父丧收藏，永虽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报厚德。”主曰：“妇人何能？”永曰：“能织。”主曰：“必尔者，但令君妇为我织缣百疋。”于是永妻为主人家织，十日而毕。女出门，谓永曰：“我，天之织女也。缘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偿债耳。”语毕，凌空而去，不知所在。

初，钩弋夫人有罪，以谴死，既殡，尸不臭，而香闻十余里。因葬云陵，上哀悼之。又疑其非常人，乃发冢开视，棺空无尸，惟双履存一云。昭帝即位，改葬之，棺空无尸，独丝履存焉。

汉时有杜兰香者，自称南康人氏。以建业四年春，数诣张传。传年十七，望见其车在门外，婢通言：“阿母所生，遗授配君，可不敬从？”传，先名改硕，硕呼女前，视，可十六七，说事邈然久远。有婢子二人：大者萱支，小者松支。钿车青牛上，饮食皆备。作诗曰：“阿母处灵岳，时游云霄际。众女侍羽仪，不出墉宫外。飘轮送我来，岂复耻尘秽。从我与福俱，嫌我与祸会。”至其年八月旦，复来，作诗曰：“逍遥云汉间，呼吸发九疑。流汝不稽路，弱水何不之。”出薯子三枚，大如鸡子，云：“食此，令君不畏风波，辟寒温。”硕食二枚，欲留一，不肯，令硕食尽。言：“本为君作妻，情无旷远，以年命未合，且小乖，大岁东方卯，当还求君。”兰香降时，硕问祷告何如。香曰：“消魔自可愈疾，淫祀无益。”香以药为消魔。

魏济北郡从事掾弦超，字义起，以嘉平中夜独宿，梦有神女来从之。自称：“天上玉女，东郡人，姓成公，字知琼，早失父母，天帝哀其孤苦，遣令下嫁从夫。”超当其梦也，精爽感悟，嘉其美异，非常人之容，觉寤欻想，若存若亡，如此三四夕。一旦，显然来游，驾辎辘车，从八婢，服绫罗绮绣之衣，姿颜容体，状若飞仙，自言年七十，视之如十五六女。车上，有壶榼，青白琉璃五具。食啖奇异，饌具醴酒，与超共饮食。谓超曰：“我，天上玉女，见遣下嫁，故来从君，不谓君德。宿时感运，宜为夫妇。不能有益，亦不能为损。然往来常可得驾轻车，乘肥马，饮食常可得远味，异膳，缙素常可得充用不乏。然我神人，不害君生子，亦无妒忌之性，不害君婚姻之义。遂为夫妇。”赠诗一篇，其文曰：“飘浮勃逢敖，曹云石滋芝。一英不须润，至德与时期。神仙岂虚感，应运来相之。纳我荣五族，逆我致祸菑。”此其诗之大较，其文二百余言，不能尽录。兼注易七卷，有卦，有象，以象为属。故其文言既有义理，又可以占吉凶，犹扬子之太玄，薛氏之中经也。超皆能通其旨意，用之占候，作夫妇经。七八年，父母为超娶妇之后，分日而燕，分夕而寝，夜来晨去，倏忽若飞，唯超见之，他人不见。虽居闇室，辄闻人声，常见踪迹，然不睹其形。后人怪问，漏泄其事；玉女遂求去。云：“我，神人也。虽与君交，不愿人知，而君性疏漏，我今本未已露，不复与君连接。积年交结，恩义不轻；一旦分别，岂不怆恨？势不得不尔。各自努力！”又呼侍御下酒，饮啖，发篋，取织成裙衫两副遗超。又赠诗一首，把臂告辞，涕泣流离，肃然升车，去若飞迅。超忧感积日，殆至委顿。去后五年，超奉郡使至洛，到济北鱼山下，陌上西行，遥望曲道头有一马车，似知琼。驱驰至前，果是也。遂披帷相见，悲喜交切。控左援绥，同乘至洛。遂为室家，克复旧好。至太康中，犹在。但不日日往来，每于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旦，十五日辄下，往来经宿而去。张茂先为之作神女赋。

寿光侯者，汉章帝时人也。能劾百鬼众魅，令自缚见形。其乡人有妇为魅所病，侯为劾之，得大蛇数丈，死于门外，妇因以安。又有大树，树有精，人止其下者死，鸟过之亦坠。侯劾之，树盛夏枯落，有大蛇，长七八丈，悬死树间。章帝闻之，征问。对曰：“有之。”帝曰：“殿下有怪，夜半后，常有数人，绛衣，披发，持火相随。岂能劾之？”侯曰：“此小怪，易消耳。”帝伪使三人为之。侯乃设法，三人登时仆地，无气。帝惊曰：“非魅也，朕相试耳。”即使解之。或云：“汉武帝时，殿下有怪常见，朱衣，披发，相随，持烛而走。帝谓刘凭曰：‘卿可除此否？’凭曰：‘可。’乃以青符掷之，见数鬼倾地。帝惊曰：‘以相试耳。’解之而苏。”

樊英，隐于壶山。尝有暴风从西南起，英谓学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嗽之。乃命计其时日，后有从蜀来者，云：“是日大火，有云从东起，须臾大雨火遂灭。”

闽中有徐登者，女子化为丈夫，与东阳赵曷，并善方术。时遭兵乱，相遇于溪，各矜其所能。登先禁溪水为不流，曷次禁杨柳为生稊。二人相视而笑。登年长，曷师事之。后登身故，曷东入长安，百姓未知，曷乃升茅屋，据鼎而爨。主人惊怪，曷笑而不应，屋亦不损。赵曷尝临水求渡，船人不许。曷乃张帷盖，坐其中，长啸呼风，乱流而济。于是百姓敬服，从者如归。长安令恶其惑众，收杀之。民为立祠于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

徐登、赵曷，贵尚清俭，祀神以东流水，削桑皮以为脯。陈节访诸神，东海君以织成青襦一领遗之。

宣城边洪，为广阳领校，母丧归家。韩友往投之，时日已暮，出告从者：“速装束，吾当夜去。”从者曰：“今日已暝，数十里草行，何急复去？”友曰：“此间血覆地，宁可复住。”苦留之，不得。其夜，洪欬发狂，绞杀两子，并杀妇。又斫父婢二人，皆被创，因走亡，数日，乃于宅前林中得之，已自经死。

鞠道龙，善为幻术。尝云：“东海人黄公，善为幻，制蛇，御虎。常佩赤金刀。及衰老，饮酒过度。秦末，有白虎见于东海，诏遣黄公以赤刀往厌之；术既不行，遂为虎所杀。”

谢纠，尝食客，以朱书符投井中，有一双鲤鱼跳出，即命作脍。一坐皆得遍。

晋永嘉中，有天竺胡人，来渡江南。其人有数术：能断舌复续，吐火。所在人士聚观。将断时，先以舌吐示宾客，然后刀截，血流覆地，乃取置器中，传以示人，视之舌头，半舌犹在，既而还取含续之。坐有顷，坐人见舌则如故，不知其实断否。其续断，取绢布，与人合执一头，对翦中断之；已而取两断合视，绢布还连续，无异故体。时人多疑以为幻，阴乃试之，真断绢也。其吐火，先有药在器中，取火一片，与黍(食唐)合之，再三吹呼，已而张口，火满口中，因就爇取以炊，则火也。又取书纸及绳缕之属，投火中，众共视之，见其烧爇了尽；乃拨灰中，举而出之，故向物也。

扶南王范寻养虎于山，有犯罪者，投与虎，不噬，乃宥之。故山名大虫，亦名大灵。又养鳄鱼十头，若犯罪者，投与鳄鱼，不噬，乃赦之，无罪者皆不噬。故有鳄鱼池。又尝煮水令沸，以金指环投汤中，然后以手探汤：其直者，手不烂，有罪者，入汤即焦。

戚夫人侍儿贾佩兰，后出为扶风人段儒妻，说：“在宫内时，尝以弦管歌舞相欢娱，竞为妖服以趋良时。十月十五日，共入灵女庙，以豚黍乐神，吹笛，击筑，歌上灵之曲。既而相与连臂踏地为节，歌赤凤皇来，乃巫俗也。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乐毕，以五色缕相羁，谓之‘相连缕。’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户，竹下围棋。胜者，终年有福；负者，终年疾病。取丝缕，就北辰星求长命，乃免。九月，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命。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饷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正月上辰，出池边盥濯，食蓬饵，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张乐于流水。如此终岁焉。”

汉武帝时，幸李夫人，夫人卒后，帝思念不已。方士齐人李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施帷帐，明灯烛，而令帝居他帐遥望之。见美女居帐中，如李夫人之状，还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视。帝愈益悲感，为作诗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婀娜，何再再其来迟！”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

汉北海营陵有道人，能令人与已死人相见。其同郡人妇死已数年，闻而往见之，曰：“愿令我一见亡妇，死不恨矣。”道人曰：“卿可往见之。若闻鼓声，即出，勿留。”乃语其相见之术。俄而得见之；于是与妇言语，悲喜恩情如生。良久，闻鼓声，恨恨不能得住，当出户时，忽掩其衣裾户间，掣绝而去。至后岁余，此人身亡。家葬之，开冢，见妇棺盖下有衣裾。

吴孙休有疾，求覘视者，得一人，欲试之。乃杀鹅而埋于苑中，架小屋，施床几，以妇人履履服物着其上。使覘视之，告曰：“若能说此家中鬼妇人形状者，当加厚赏，而即信矣。”竟日无言。帝推问之急，乃曰：“实不见有鬼，但见一白头鹅立墓上，所以不即白之。疑是鬼神变化作此相，当候其真形而定。不复移易，不知何故，敢以实上。”

吴孙峻杀朱主，埋于石子冈。归命即位，将欲改葬之，冢墓相亚，不可识别。而宫人颇识主亡时所着衣服，乃使两巫各住一处，以伺其灵，使察鉴之，不得相近。久时，二人俱白见一女人，年可三十余，上着青锦束头，紫白袷裳，丹绋丝履，从石子冈上半冈，而以手抑膝长太息，小住须臾，更进一冢上，便止，徘徊良久，奄然不见。二人之言，不谋而合。于是开冢，衣服如之。

夏侯弘自云见鬼，与其言语。镇西谢尚所乘马忽死，忧恼甚至。谢曰：“卿若能令此马生者，卿真为见鬼也。”弘去良久，还曰：“庙神乐君马，故取之。今当活。”尚对死马坐，须臾，马忽自门外走还，至马户间，便灭，应时能动，起行。谢曰：“我无嗣，是我一身之罚。”弘经时无所告。曰：“顷所见，小鬼耳，必不能辨此源由。”后忽逢一鬼，乘新车，从十许人，着青丝布袍。弘前提牛鼻，车中人谓弘曰：“何以见阻？”弘曰：“欲有所问。镇西将军谢尚无儿。此君风流令望，不可使之绝祀。”车中人动容曰：“君所道正是仆儿。年少时，与家中婢通誓约不再婚，而违约；今此婢死，在天诉之，是故无儿。”弘具以告。谢曰：“吾少时诚有此事。”弘于江陵，见一大鬼，提矛戟，有随从小鬼数人。弘畏惧，下路避之。大鬼过后，捉得一小鬼，问：“此何物？”曰：“杀人以此矛戟，若中心腹者，无不辄死。”弘曰：“治此病有方否？”鬼曰：“以乌鸡薄之，即差。”弘曰：“今欲何行？”鬼曰：“当至荆、扬二州尔。”时比日行心腹病，无有不死者，弘乃教人杀乌鸡以薄之，十不失八九。今治中恶辄用乌鸡薄之者，弘之由也。

汉永平中，会稽钟离意，字子阿，为鲁相。到官，出私钱万三千文，付户曹孔诉，修夫子车。身入庙，拭几席剑履。男子张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怀其一，以六枚白子。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床首有悬瓮，意召孔诉问：“此何瓮也？”对曰：“夫子瓮也。背有丹书，人莫敢发也。”意曰：“夫子，圣人。所以遗瓮，欲以悬示后贤。”因发之。中得素书，文曰：“后世修吾书，董仲舒。护吾车拭吾履，发吾笥，会稽钟离意。璧有七，张伯藏其一。意即召问：“璧有七，何藏一耶？”伯叩头出之。

段医，字符章，广汉新都人也。习易经，明风角。有一生来学。积年，自谓略究要术，辞归乡里。医为合膏药，并以筒书封于筒中，告生曰：“有急，发视之。”生到葭萌，与吏争度津。吏挝破从者头。生开筒得书，言：“到葭萌，与吏斗，头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创者即愈。

右扶风臧仲英，为侍御史。家人作食，设案，有不清尘土投污之。炊临熟，不知釜处。兵弩自行。火从篋中起，衣物尽烧，而篋故完。妇女婢使，一旦尽失其镜；数日，从堂下掷庭中，有人声言：“还汝镜。”女孙年三四岁，亡之，求，不知处；两三日，乃于圃中粪下啼。若此非一。汝南许季山者，素善卜卦，卜之，曰：“家当有老青狗物、内中侍御者名益喜，与共为之。诚欲绝，杀此狗，遣益喜归乡里。”仲英从之，怪遂绝。后徙为太尉长史，迁鲁相。

太尉乔玄，字公祖，梁国人也。初为司徒长史，五月末，于中门卧，夜半后，见东壁正白，如开门明。呼问左右，左右莫见。因起自往手扪摸之，壁自如故。还床，复见。心大怖恐。其友应劭，适往候之，语次相告。劭曰：“乡人有董彦兴者，即许季山外孙也。其探赜索隐，穷神知化，虽眊孟，京房，无以过也。然天性褊狭，羞于卜，筮者间来候师。”王叔茂谓往迎之。须臾，便与俱来。公祖虚礼盛饌，下席行觞。彦兴自陈：“下土诸生，无他异分。币重言甘，诚有踧踖。颇能别者，愿得从事。”公祖辞让再三，尔乃听之，曰：“府君当有怪，白光如门明者。然不为害也。六月上旬，鸡鸣时，闻南家哭，即吉。到秋节，迁北行，郡以金为名。位至将军三公。”公祖曰：“怪异如此，救族不暇，何能致望于所不图？此相饶耳。”至六月九日，未明。太尉杨秉暴薨。七月七日，拜钜鹿太守。“钜”边有金。后为“度辽将军”，历登三事。

管辂，字公明，平原人也。善易卜。安平太守东莱王基，字伯舆，家数有怪，使辂筮之。卦成，辂曰：“君之卦，当有贱妇人，生一男，堕地，便走入灶中死。又，床上当有一大蛇，衔笔，大小共视，须臾便去。又，乌来入室中，与燕共斗，燕死，乌去。有此三卦。”基大惊曰：“精义之致，乃至于此，幸为占其吉凶。”辂曰：“非有他祸，直客（一作官）舍久远，魑魅罔两，共为怪耳。儿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无忌之妖将其入灶也。大蛇衔笔者，直老书佐耳。乌与燕斗者，直老铃下耳。夫神明之正，非妖能害也。万物之变，非道所止也。久远之浮精，必能之定数也。今卦中见象，而不见其凶，故知假托之数，非妖咎之征，自无所忧也。昔高宗之鼎，非雉所雉；太戊之阶，非桑所生。然而野鸟一雉，武丁为高宗；桑谷暂生，太戊以兴焉。知三事不为吉祥，愿府君安身养德，从容光大，勿以神奸，污累天真。”后卒无他。迁安南督军后，辂乡里乃太原，问辂：“君往者为王府君论怪云：‘老书佐为蛇，老铃下为乌，’此本皆人。何化之微贱乎？为见于爻象出君意乎？”辂言：“苟非性与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心胸者乎？夫万物之化，无有常形；人之变异，无有定体。或大为小，或小为大，固无优劣。万物之化，一例之道也。是以夏鲧天子之父，赵王如意，汉高之子，而鲧为黄熊，意为苍狗，斯亦至尊之位，而为黔喙之类也。况蛇者协辰巳之位，乌者栖太阳之精，此乃腾黑之明象，白日之流景。如书佐、铃下，各以微躯，化为蛇乌，不亦过乎。”

管辂至平原，见颜超貌主夭亡。颜父乃求辂延命。辂曰：“子归，觅清酒鹿脯一斤，卯日，刈麦地南大桑树下，有二人围位，次但酌酒置脯，饮尽更斟，以尽为度。若问汝，汝但拜之，勿言。必合有人救汝。”颜依言而往，果见二人围碁，频置脯，斟酒于前。其人贪戏，但饮酒食脯。不顾数巡，北边坐者忽见颜在，叱曰：“何故在此？”颜惟拜之。南面坐者语曰：“适来饮他酒脯，宁无情乎？”北坐者曰：“文书已定。”南坐者曰：“借文书看之。”见超寿止可十九岁，乃取笔挑上语曰：“救汝至九十年活。”颜拜而回。管语颜曰：“大助子，且喜得增寿。北边坐人是北斗，南边坐人是南斗。南斗注生，北斗主死。凡人受胎，皆从南斗过北斗；所有祈求，皆向北斗。”

信都令家妇女惊恐，更互疾的。使辂筮之。辂曰：“君北堂西头有两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头在壁内，脚在壁外。持矛者主刺头，故头重痛不得举也；持弓箭者主射胸腹，故心中悬痛不得饮食也。昼则浮游，夜来病人，故使惊恐也。”于是掘其室中，入地八尺，果得二棺：一棺中有矛；一棺中有角弓及箭，箭久远，木皆消烂，但有铁及角完耳。乃徙骸骨去城二十里埋之，无复疾病。

利漕民郭恩，字义博，兄弟三人，皆得蹇疾。使辂筮其所由。辂曰：“卦中有君本墓，

墓中有女鬼，非君伯母，当叔母也。昔饥荒之世，当有利其数升米者，排着井中，啧啧有声，推一大石下，破其头，孤魂冤痛，自诉于天耳。”

淳于智，字叔平，济北庐人也。性深沈，有思义。少为书生，能易筮，善厌胜之术。高平刘柔，夜卧，鼠啮其左手中指，意甚恶之。以问智。智为筮之，曰：“鼠本欲杀君而不能，当为使其反死。”乃以朱书手腕横文后三寸，为田字，可方一寸二分，使夜露手以卧。有大鼠伏死于前。

上党鲍瑗家多丧病贫苦，淳于智卜之，曰：“君居宅不利，故令君困尔。君舍东北有大桑树。君径至市，入门数十步，当有一人卖新鞭者，便就买还，以悬此树。三年，当暴得财。”瑗承言诣市，果得马鞭悬之。三年，浚井，得钱数十万，铜铁器复二万余，于是业用既展，病者亦无恙。

谯人夏侯藻，母病困，将诣智卜，忽有一狐当门向之嗥叫。藻大愕惧。遂驰诣智。智曰：“其祸甚急。君速归，在狐嗥处，拊心啼哭，令家人惊怪，大小毕出，一人不出，啼哭勿休。然其祸仅可免也。”藻还如其言，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间拉然而崩。

护军张劭母病笃。智筮之，使西出市沐猴系母臂。令傍人搥拍，恒使作声，三日放去。劭从之，其猴出门，即为犬所咋死，母病遂差。

郭璞，字景纯，行至庐江，劝太守胡孟康急回南渡。康不从，璞将促装去之，爱其婢，无由得，乃取小豆三斗，绕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起，见赤衣人数千围其家，就视，则灭。甚无恶之，请璞为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于东南二十里卖之，慎勿争价，则此妖可除也。”璞阴令人贱买此婢，复为投符于井中，数千赤衣人一一自投于井。主人大悦。璞携婢去，后数旬，而庐江陷。

赵固所乘马忽死，甚悲惜之，以问郭璞。璞曰：“可遣数十人持竹竿，东行三十里，有山林陵树，便搅打之。当有一物出，急宜持归。”于是如言，果得一物，似猿。持归，入门，见死马，跳梁走往死马头，嘘吸其鼻。顷之，马即能起。奋迅嘶鸣，饮食如常。亦不复见向物。固奇之，厚加资给。

扬州别驾顾球姊，生十年，便病，至年五十余，令郭璞筮，得大过之升。其辞曰：“大过卦者义不嘉。冢墓枯杨无英华。振动游魂见龙车。身被重累婴妖邪。法由斩祀杀灵蛇。非己之咎先人瑕。案卦论之可奈何。”球乃迹访其家事，先世曾伐大树，得大蛇，杀之，女便病。病后有群鸟数千，回翔屋上，人皆怪之，不知何故，有县农行过舍边，仰视，见龙牵车，五色晃烂，其大非常，有顷遂灭。

白牛，不肯借。璞为致之，即日有大白牛从西来，径往临，叔保惊惶、病即愈。

西川费孝先善轨革，世皆知名，有大若人王旻，因货殖至成都，求为卦。孝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石谷捣得三斗米。遇明即活，遇暗即死。”再三戒之，令诵此言足矣。旻志之。及行，途中遇大雨，憩一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耶？”遂冒雨行，未几，屋遂颠覆，独得免焉。旻之妻已私邻比，欲媾终身之好，俟旋归，将致毒谋。旻既至，妻约其私人曰：“今夕新沐者，乃夫也。”将哺，呼旻洗沐，重易巾幘。旻悟曰：“教洗莫洗，得非此耶？”坚不从。妻怒，不省，自沐。夜半反被害。既觉，惊呼邻里共视，皆莫测其由。遂被囚系考讯。狱就，不能自辨。郡守录状，旻泣言死即死矣，但孝先所言，终无验耳。左右以是语上达。郡守命未得行法乎旻。问曰：“汝邻比何人也？”曰：“康七。”遂遣人捕之。“杀汝妻者，必此人也。”已而果然。因谓僚佐曰：“一石谷捣得三斗米，非康七乎。”由是辨雪，诚遇明即活之效。

隗照，汝阴鸿寿亭民也。善易，临终，书板授其妻曰：“吾亡后，当大荒。虽尔，而慎莫卖宅也。到后五年春，当有诏使，来顿此亭，姓龚，此人负吾金，即以此板往责之。勿负言也。”亡后，果大困，欲卖宅者数矣，忆夫言，辄止。至期，有龚使者，果止亭中，妻遂赍板责之。使者执板，不知所言，曰：“我平生不负钱，此何缘尔邪？”妻曰：“夫临亡，手书板见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者沈吟良久而悟，乃命取蓍筮之卦成，抵掌叹曰：“妙哉隗生！含明隐迹，而莫之闻。可谓镜穷达而洞吉凶者也。”于是告其妻曰：“吾不负金，贤夫自有金。乃知亡后当暂穷，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儿妇者，恐金尽而困无已也。知吾善易，故书板以寄意耳。金五百斤，盛以青罍，覆以铜样，埋在堂屋东头，去地一丈，入地九尺。”妻还掘之，果得金，皆如所卜。

韩友，字景先，庐江舒人也。善占卜，亦行京房厌胜之术。刘世则女病魅，积年，巫为攻禱，伐空冢故城间，得狸鼯数十，病犹不差。友筮之，命作布囊，俟女发时，张囊着窗牖间。友闭户作气，若有所驱。须臾间，见囊大胀如吹。因决败之。女仍大发。友乃更作皮囊二枚沓张之，施张如前，囊复胀满，因急缚囊口，悬着树，二十许日，渐消。开视，有二斤狐毛。女病遂差。

会稽严卿善卜筮。乡人魏序欲东行，荒年，多抄盗，令卿筮之。卿曰：“君慎不可东行。必遭暴害。而非劫也。”序不信。卿曰：“既必不停，宜有以禳之。可索西郭外独母家

白雄狗，系着船前。”求索，止得驳狗，无白者。卿曰：“驳者亦足。然犹恨其色不纯。当余小毒，止及六畜辈耳。无所复忧。”序行半路，狗忽然作声，甚急，有如人打之者。比视，已死，吐黑血斗余。其夕，序墅上白鹅数头，无故自死。序家无恙。

沛国华佗，字符化，一名敷。琅邪刘勋，为河内太守，有女，年几二十，苦脚左膝有有疮，痒而不痛，疮愈数十日复发，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视。佗曰：“是易治之。”当得稻糠，黄色犬一头，好马二匹。以绳系犬颈，使走马牵犬，马极，辄易，计马走三十余里，犬不能行，复令步人拖曳，计向五十里，乃以药饮女。女即安卧不知人，因取大刀断犬腹，近后脚之前，以所断之处向疮口，令二三寸，停之须臾，有若蛇者，从疮中出。便以铁椎横贯蛇头，蛇在皮中动摇良久，须臾，不动，乃牵出，长三尺许，纯是蛇，但有眼处而无童子，又逆鳞耳。以膏散着疮中，七日愈。

佗尝行道，见一人病咽，嗜食不得下，家人车载，欲往就医。佗闻其呻吟声，驻车往视，语之曰：“向来道边，有卖饼家蒜齏大酢，从取三升饮之，病自当去。”即如佗言，立吐蛇一枚。

四，风伯，雨师，星也。风伯者，箕星也。雨师者，毕星也。郑玄谓：司中、司命，文星第五星也。雨师：一曰屏翳，一曰号屏，一曰玄冥。

蜀郡张宽，字叔文，汉武帝时为侍中。从祀甘泉，至渭桥，有女子浴于渭水，乳长七尺。上怪其异，遣问之。女曰：“帝后第七车者知我。”所来时，宽在第七车。对曰：“天星。主祭祀者，斋戒不洁，则女人见。”

文王以太公望为灌坛令，期年，风不鸣条。文王梦一妇人，甚丽，当道而哭。问其故。曰：“吾泰山之女，嫁为东海妇，欲归，今为灌坛令当道有德，废我行；我行，必有大风疾雨，大风疾雨，是毁其德也。”文王觉，召太公问之。是日果有疾雨暴风，从太公邑外而过。文王乃拜太公为大司马。

胡母班，字季友，泰山人也。曾至泰山之侧，忽于树间，逢一绉衣驹呼班云：“泰山府君召。”班惊愕，逡巡未答。复有一驹出，呼之。遂随行数十步，驹请班暂瞑，少顷，便见宫室，威仪甚严。班乃入阁拜谒，主为设食，语班曰：“欲见君，无他，欲附书与女婿耳。”班问：“女郎何在？”曰：“女为河伯妇。”班曰：“辄当奉书，不知缘何得达？”答曰：“今适河中流，便扣舟呼青衣，当自有取书者。”班乃辞出。昔驹复令闭目，有顷，忽如故道。遂西行，如神言而呼青衣。须臾，果有一女仆出，取书而没。少顷，复出。云：“河伯欲暂见君。”婢亦请瞑目。遂拜谒河伯。河伯乃大设酒食，词旨殷勤。临去，谓班曰：“感君远为致书，无物相奉。”于是命左右：“取吾青丝履来！”以贻班。班出，瞑然忽得还舟。遂于长安经年而还。至泰山侧，不敢潜过，遂扣树自称姓名，从长安还，欲启消息。须臾，昔驹出，引班如向法而进。因致书焉。府君请曰：“当别。”再报班，语讫，如厕，忽见其父着械徒，作此辈数百人。班进拜流涕问：“大人何因及此？”父云：“吾死不幸，见遣三年，今已二年矣。困苦不可处。知汝今为明府所识，可为吾陈之。乞免此役。便欲得社公耳。”班乃依教，叩头陈乞。府君曰：“生死异路，不可相近，身无所惜。”班苦请，方许之。于是辞出，还家。岁余，儿子死亡略尽。班惶惧，复诣泰山，扣树求见。昔驹遂迎救。府君拊掌大笑曰：“昔语君：生死异路，不可相近故也。”即敕外召班父。须臾至，庭中问之：“昔求还里社，当为门户作福，而孙息死亡至尽，何也？”答云：“久别乡里，自忻得还，又遇酒食充足，实念诸孙，召之。”于是代之。父涕泣而出。班遂还。后有儿皆无恙。

宋时弘农冯夷，华阴潼乡堤首人也。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为河伯。又五行书曰：“河伯以庚辰日死，不可治船远行，溺没不返。”

吴余杭县南，有上湖，湖中央作塘。有一人乘马看戏，将三四人，至岑村饮酒，小醉，暮还时，炎热，因下马，入水中枕石眠。马断走归，从人悉追马，至暮不返。眠觉，日已向暮，不见人。见一妇来，年可十六七，云：“女郎再拜，日既向暮，此间大可畏，君作何计？”因问：“女郎何姓？那得忽相闻？”复有一少年，年十三四，甚了了，乘新车，车后二十人至，呼上车，云：“大人暂欲相见。”因回车而去。道中绎络，把火见城郭邑居。既入城，进厅事，上有信幡，题云：“河伯信。”俄见一人，年三十许，颜色如画，侍卫烦多，相对欣然，敕行酒，笑云：“仆有小女，颇聪明，欲以给君箕帚。”此人知神，不敢拒逆。便敕：备办会就郎中婚。承白：已办。遂以丝布单衣，及纱袷绢裙，纱衫褙履屐，皆精好。又给十小吏，青衣数十人。妇年可十八九，姿容婉媚，便成。三日，经大会客拜阁，四日，云：“礼既有限，发遣去。”妇以金瓠麝香囊与婿别，涕泣而分。又与钱十万，药方三卷，云：“可以施功布德。”复云：“十年当相迎。”此人归家，遂不肯别婚，辞亲出家作道人。所得三卷方：一卷脉经，一卷汤方，一卷丸方。周行救疗，皆致神验。后母老，兄丧，因还婚宦。

秦始皇三十六年，使者郑容从关东来，将入函关，西至华阴，望见素车白马，从华山上下。疑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问郑容曰：“安之？”答曰：“之咸阳。”车上人曰：“吾华山使也。愿托一牍书，致镐池君所。子之咸阳，道过镐池，见一大梓，有文石，取款梓，当有应者。”即以书与之。容如其言，以石款梓树，果有人来取书。明年，祖龙死。

张璞，字公直，不知何许人也。为吴郡太守，征还，道由庐山，子女观于祠室，婢使指像人以戏曰：“以此配汝。”其夜，璞妻梦庐君致聘曰：“鄙男不肖，感垂采择，用致微意。”妻觉怪之。婢言其情。于是妻惧，催璞速发。中流，舟不为行。阖船震恐。乃皆投物于水，船犹不行。或曰：“投女。”则船为进。皆曰：“神意已可知也。以一女而灭一门，奈何？”璞曰：“吾不忍见之。”乃上飞庐，卧，使妻沈女于水。妻因以璞亡兄孤女代之。置席水中，女坐其上，船乃得去。璞见女之在也，怒曰：“吾何面目于当世也。”乃复投己女。及得渡，遥见二女在下。有吏立于岸侧，曰：“吾庐君主簿也。庐君谢君。知鬼神非匹。又敬君之义，故悉还二女。”后问女。言：“但见好屋，吏卒，不觉在水中。”

建康小吏曹着，为庐山使所迎，配以女婉。着形意不安，屡屡请求退。婉潜然垂涕，赋诗序别。并赠织成襦衫。

报。估客至都，市好丝履，并箱盛之，自市书刀，亦内箱中。既还，以箱及香置庙中而去，忘取书刀。至河中流，忽有鲤鱼跳入船内，破鱼腹，得书刀焉。

南州人有遣吏献犀簪于孙权者，舟过宫亭庙而乞灵焉。神忽下教曰：“须汝犀簪。”吏惶遽不敢应。俄而犀簪已前列矣。神复下教曰：“俟汝至石头城，返汝簪。”吏不得已，遂行，自分失簪，且得死罪。比达石头，忽有大鲤鱼，长三尺，跃入舟。剖之，得簪。

郭璞过江，宣城太守殷佑，引为参军。时有一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脚，脚类象，胸前尾上皆白，大力而迟钝，来到城下，众咸怪焉。佑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蛊，名曰“驴鼠。”卜适了，伏者以戟刺，深尺余。郡纪纲上祠请杀之。巫云：“庙神不悦。此是邢（并改共）亭驴山君使。至荆山，暂来过我，不须触之。”遂去，不复见。

庐陵欧明，从贾客，道经彭泽湖，每以舟中所有多少投湖中，云：“以为礼。”积数年后，复过，忽见湖中有大道，上多风尘，有数吏，乘车马来候明，云：“是青洪君使要。”须臾，达见有府舍，门下吏卒。明甚怖。吏曰：“无可怖！青洪君感君前后有礼，故要君，必有重遗君者。君勿取，独求‘如愿’耳。”明既见青洪君，乃求“如愿。”使逐明去。如愿者，青洪君婢也。明将归，所愿辄得，数年，大富。

益州之西，云南之东，有神祠，克山石为室，下有神，奉祠之，自称黄公。因言：此神，张良所受黄石公之灵也。清净不宰杀。诸祈祷者，持一百钱，一双笔，一丸墨，置石室中，前请乞，先闻石室中有声，须臾，问：“来人何欲？”既言，便具语吉凶，不见其形。至今如此。

永嘉中，有神见兖州，自称樊道基。有姬，号成夫人。夫人好音乐，能弹箜篌，闻人弦歌，辄便起舞。

沛国戴文谋，隐居阳城山中，曾于客堂，食际，忽闻有神呼曰：“我天帝使者，欲下凭君，可乎？”文闻甚惊。又曰：“君疑我也。”文乃跪曰：“居贫，恐不足降下耳。”既而洒扫设位，朝夕进食，甚谨。后于室内窃言之。妇曰：“此恐是妖魅凭依耳。”文曰：“我亦疑之。”及祠飧之时，神乃言曰：“吾相从方欲相利，不意有疑心异议。”文辞谢之际，忽堂上如数十人呼声，出视之，见一大鸟，五色，白鸠数十随之，东北入云而去，遂不见。

麋竺，字子仲，东海朐人也。祖世货殖，家赀巨万。常从洛归，未至家数十里，见路次有一好新妇，从竺求寄载。行可二十余里，新妇谢去，谓竺曰：“我天使也。当往烧东海麋竺家，感君见载，故以相语。”竺因私请之。妇曰：“不可得不烧。如此，君可快去。我当缓行，日中，必火发。”竺乃急行归，达家，便移出财物。日中，而火大发。

汉宣帝时，南阳阴子方者，性至孝。积恩，好施。喜祀灶。腊日，晨炊，而灶神形见。子方再拜受庆，家有黄羊，因以祀之。自是已后，暴至巨富。田七百余顷，舆马仆隶，比于邦君。子方尝言：我子孙必将强大，至识三世，而遂繁昌。家凡四侯，牧守数十。故后子孙尝以腊日祀灶，而荐黄羊焉。

吴县张成，夜起，忽见一妇人立于宅南角，举手招成曰：“此是君家之蚕室。我即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十五，宜作白粥，泛膏于上。”以后年年大得蚕。今之作膏糜像此。

豫章有戴氏女，久病不差，见一小石形像偶人，女谓曰：“尔有人形，岂神？能差我宿疾者，吾将重汝。”其夜，梦有人告之：“吾将佑汝。”自后疾渐差。遂为立祠山下。戴氏为巫，故名戴侯祠。

汉阳羨长刘（王巳）尝言：“我死当为神。”一夕，饮醉，无病而卒。风雨，失其柩。夜闻荆山有数千人噉声，乡民往视之，则棺已成冢。遂改为君山，因立祠祀之。

蒋子文者，广陵人也。嗜酒，好色，挑挞无度。常自谓：“己骨清，死当为神。”汉末，为秣陵尉，逐贼至钟山下，贼击伤额，因解缚之，有顷遂死。及吴先主之初，其故吏见文于道，乘白马，执白羽，侍从如平生。见者惊走。文追之，谓曰：“我当为此土地神，尔下民，尔可宣告百姓，为我立祠。不尔，将有咎。”是岁夏，大疫，百姓窃相恐。俄而小虫如尘，入耳，皆死，医不能治。百姓愈恐。孙主未之信也。又下巫祝：“吾不祀我，将又以大火为灾。”是岁，火灾大发，一日数十处。火及公宫。议者以为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宜有以抚之。于是使使者封子文为中都侯，次弟子绪为长水校尉，皆加印绶。为立庙堂，转号钟山为蒋山，今建康东北蒋山是也。自是灾厉止息，百姓遂大事之。刘赤父者，梦蒋侯，多材艺，善事神，请举过自代。”因叩头流血。庙祝曰：“特愿相屈，魏过何人，而有斯举？”赤父固请，终不许，寻而赤父死焉。

咸宁中，太常卿韩伯子某，会稽内史王蕴子某，光禄大夫刘耽子某，同游蒋山庙。庙有数妇人像，甚端正。某等醉，各指像以戏，自相配匹。即以某夕，三人同梦蒋侯遣传教相闻，曰：“家子女，并丑陋，而猥垂荣顾。”辄刻某曰：“悉相奉迎。”某等以其梦指适异亲来，试往相问，而果各得此梦，符协如一。于是大惧。备三牲，诣庙谢罪乞哀。又俱梦蒋侯之，便往缘塘行，半路，忽见一贵人，端正非常。贵人乘船，挺力十余，整顿令人问望子“欲何之？”具以事对。贵人云：“今正欲往彼，便可入船共去。”望子辞不敢。忽然不闻望子，既拜神座，见向船中贵人，俨然端坐，即蒋侯像也。问望子“来何迟？”因掷两橘与之。数数形见，遂隆情好。心有欲，辄空中下之。尝思噉鲤一双，鲜鲤随心而至。望子陈郡谢玉，为琅邪内史，在京城，所在虎暴，杀人甚众。有一人，以小船载年少妇，以为大不易。可止宿也。”相问讯既毕，遵将适还去。其妇上岸，便为虎将去；其夫拔刀大唤，二刀插着船，挟暮来至，遵将适还去。其妇上岸，便为虎将去；其夫拔刀大唤，二不欲逐之。先奉事蒋侯，乃唤求助。如此当行十里，忽如有一黑衣为之导，其人随之，当复二侧，住良久，虎方至，便下，妇着地，倒牵入穴。其人以刀当腰斫断之。虎既死，其妇故活。向晓，能语。问之，云：“虎初取，便负着背上，临至而后下之。四体无他，止为草木伤耳。”扶归还船，明夜，梦一人语之曰：“蒋侯使助汝，知否？”至家，杀猪祠焉。

淮南全椒县有丁新妇者，本丹阳丁氏女，年十六，适全椒谢家。其姑严酷，使役有程，不如限者，仍便笞捶不可堪。九月九日，乃自经死。遂有灵向，闻于民间。发言于巫祝曰：“念人家妇女，作息不倦，使避九月九日，勿用作事。”见形，着缥衣，戴青盖，从一婢，至牛渚津，求渡。有两男子，共乘船捕鱼，仍呼求载。两男子笑共调弄之。言：“听我为妇，当相渡也。”丁姬曰：“谓汝是佳人，而无所知。汝是人，当使汝入泥死；是鬼，使汝入水。”便却入草中。须臾，有一老翁，乘船，载苇。姬从索渡。翁曰：“船上无装，岂可露渡？恐不中载耳。”姬言无苦。翁因出苇半许，安处不着船中，徐渡之。至南岸，临去，语翁曰：“吾是鬼神，非人也。自能得过，然宜使民间粗相闻知。翁之厚意，出苇相渡，深有惭感，当有以相谢者。若翁速还去，必有所见，亦当有所得也。”翁曰：“恐燥湿不至，何敢蒙谢。”翁还西岸，见两男子覆水中。进前数里，有鱼千数，跳跃水边，风吹至岸上。翁遂弃苇，载鱼以归。于是丁姬遂还丹阳。江南人皆呼为丁姑。九月九日，不用作事，咸以散为息也。今所在祠之。

散骑侍郎王佑疾困，与母辞诀，既而闻有通宾者，曰：“某郡，某里，某人，尝为别驾。”佑亦雅闻其姓字，有顷，奄然来至，曰：“与卿士类有自然之分，又州里情，便款然。今年国家有大事，出三将军，分布征发，吾等十余人为赵公明府参佐，至此仓卒，见卿有高门大屋，故来投，与卿相得，大不可言。”佑知其鬼神，曰：“不幸疾笃，死在旦夕，遭卿，以性命相托。”答曰：“人生有死，此必然之事。死者不系生时贵贱。吾今见领兵三干，须卿得度簿相付，如此地难得，不宜辞之。”佑曰：“老母年高，兄弟无有，一旦死，人辞诀，言辞哀苦，然则卿国士也，如何可令死。吾当相为。”因起去。明日，更来。其明曰，又来。佑曰：“卿许活吾，当卒恩否？”答曰：“大老子业已许卿，当复相欺耶！”见其从者数百人，皆长二尺许，乌衣军服，赤油为志。佑家击鼓祷告，诸鬼闻鼓声，皆应节起舞，振袖飒飒有声。佑将为设酒食。辞曰：“不须。”因复起去。谓佑曰：“病在人体中，如火。当以水解之。”因取一杯水，发被灌之。又曰：“为卿留赤笔十余枝，在荐下，可与入使簪之。出入辟恶灾，举事皆无恙。”因道曰：“王甲、李乙，吾皆与之。”遂执佑手与

辞。时佑得安眠，夜中忽觉，乃呼左右，令开被，“神以水灌我，将大沾濡。”开被。而信有水在上被之下，下被之上，不浸，如露之在荷。量之，得三升七合。于是疾三分愈二。数日。大除。凡其所道当取者，皆死亡。唯王文英，半年后乃亡。所道与赤笔人，皆经疾病及兵乱，皆亦无恙。初，有妖书云：“上帝以三将军赵公明、钟士季各督数鬼下取人。”莫知所在。佑病差，见此书，与所道赵公明合焉。

汉下邳周式尝至东海，道逢一吏，持一卷书，求寄载。行十余里，谓式曰：“吾暂有所过，留书寄君船中，慎勿发之。”去后，式盗发现书，皆诸死人录，下条有式名。须臾，吏还，式犹视书。吏怒曰：“故以相告，而忽视之？”式叩头流血，良久，吏曰：“感卿远相载，此书不可除卿名。今日已去，还家，三年勿出门，可得度也。勿道见吾书。”式还，不出，已二年余，家皆怪之。邻人卒亡，父怒，使往吊之。式不得已，适出门，便见此吏。吏曰：“吾令汝三年勿出，而今出门，知复奈何？吾求不见，连累为鞭杖，今已见汝，无可奈何。后三日，日中，当相取也。”式还，涕泣具道如此。父故不信。母昼夜与相守。至三日日中时，果见来取，便死。

南顿张助，于田中种禾，见李核，欲持去，顾见空桑，中有土，因植种，以余浆溉灌。后人见桑中反复生李，转相告语，有病目痛者，息阴下，言：“李君令我目愈，谢以一豚。”目痛小疾，亦行自愈。众犬吠声，盲者得视，远近翕赫，其下车骑常数千百，酒肉滂沱。间一岁余，张助远出来还，见之，惊云：“此有何神，乃我所种耳。”因就斫之。

王莽居摄，刘京上言：“齐郡临淄县亭长辛当，数梦人谓曰：“吾，天使也。摄皇帝，当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当有新井出。”亭长起视亭中，因有新井。入地百尺。”

妖怪者，盖精气之依物者也。气乱于中，物变于外，形神气质，表里之用也。本于五行，通于五事，虽消息升降，化动万端，其于休咎之征，皆可得域而论矣。

夏桀之时，厉山亡，秦始皇之时，三山亡，周显王三十二年，宋大邱社亡，汉昭帝之末，陈留昌邑社亡。京房易传曰：“山默然自移，天下兵乱，社稷亡也。”故会稽山阴琅邪中有怪山，世传本琅邪东武海中山也，时天夜，风雨晦冥，旦而见武山在焉，百姓怪之，因名曰怪山，时东武县山，亦一夕自亡去，识其形者，乃知其移来。今怪山下见有东武里，盖记山所自来，以为名也。又交州脆州山移至青州。凡山徙，皆不极之异也。此二事未详其世。尚书本金滕曰：“山徙者，人君不用道，士贤者不兴，或禄去，公室赏罚不由君，私门成群，不救，当为易世变号。”说曰：“善言天者，必质于人；善言人者，必本于天。”故天有四时，日月相推，寒暑迭代，其转运也。和而为雨，怒而为风，散而为露，乱而为雾，凝而为霜，雪，立而为蜚，此天之常数也。人有四肢五脏，一觉一寐，呼吸吐纳，精气往来，流而为荣卫，彰而为气色，发而为声音，此亦人之常数也。若四时失运，寒暑乖违，则五纬盈缩，星辰错行，日月薄蚀，彗孛流飞，此天地之危诊也。寒暑不时，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此天地之瘤赘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痈疽也。冲风，暴雨，此天地之奔气也。雨泽不降，川渎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

商纣之时，大龟生毛，兔生角，兵甲将兴之象也。

周宣王三十三年，幽王生，是岁，有马化为狐。

晋献公二年，周惠王居于郑，郑人入王府，多脱化为蛾，射人。

周隐王二年四月，齐地暴长长丈余，高一尺五寸。京房易妖曰：“地四时暴长占：春、夏多吉，秋、冬多凶。”历阳之郡，一夕沦入地中而为水泽，今麻湖是也。不知何时。运斗枢曰：“邑之沦阴，吞阳，下相屠焉。”

周哀王八年，郑有一妇人，生四十子，其二十人为人，二十人死。其九年，晋有豕生人，吴赤乌七年，有妇人一生三子。

周烈王六年，林碧阳君之御人产二龙。

鲁严公八年，齐襄公田于贝邱，见豕，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射之，豕人立而唬，公惧坠车，伤足，丧屣。刘向以为近豕祸也。

鲁严公时，有内蛇与外蛇斗郑南门中。内蛇死。刘向以为近蛇孽也。京房易传曰：“立嗣子疑，厥妖蛇居国门斗。”

鲁昭公十九年，龙众于郑时门之外洧渊。刘向以为近龙孽也。京房易传曰：“众心不安，厥妖龙众其邑中也。”

鲁定公元年，有九蛇绕柱，占，以为九世庙不祀，乃立炀宫。

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马生人。昭王二十年，牡马生子而死。刘向以为皆马祸也。京房易传曰：“方伯分威，厥妖牡马生子。上无天子，诸侯相伐，厥妖马生人。”

魏襄王十三年，有女子化为丈夫，与妻生子。京房易传曰：“女子化为丈夫，兹谓阴昌，贱人为王。丈夫化为女子，兹谓阴胜阳，厥咎亡。”一曰：“男化为女宫刑滥，女化为男妇政行也。”

秦孝文王五年，游煦衍，有献五足牛，时秦世大用民力，天下叛之。京房易传曰：“兴繇役，夺民时，厥妖牛生五足。”

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乃作金人十二以象之。

汉惠帝二年，正月癸酉旦，有两龙现于兰陵廷东里温陵井中，至乙亥夜，去。京房易传曰：“有德遭害，厥妖龙见井中。”又曰：“行刑暴恶，黑龙从井出。”

汉文帝十二年，吴地有马生角，在耳前，上向，右角长三寸，左角长二寸，皆大二寸。刘向以为马不当生角，犹吴不当举兵向上也，吴将反之变云。京房易传曰：“臣易上，政不顺，厥妖马生角。兹谓贤士不足。”又曰：“天子亲伐，马生角。”

文帝后元五年六月，齐雍城门外有狗生角。京房易传曰：“执政失下，将害之，厥妖狗生角。”

汉景帝元年九月，胶东下密人，年七十余，生角，角有毛。京房易传曰：“冢宰专政，厥妖人生角。”五行志以为人不当生角，犹诸侯不敢举兵以向京师也。其后遂有七国之难。至晋武帝泰始五年，元城人，年七十，生角。殆赵王伦篡乱之应也。

汉景帝三年，邯郸有狗与彘交，是时赵王悖乱，遂与六国反，外结、匈奴以为援。五行志以为：犬，兵革失众之占，豕，北方匈奴之象。逆言失听，交于异类，以生害也。京房易传曰：“夫妇不严，厥妖狗与豕交。兹谓反德，国有兵革。”

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颈乌与黑乌群斗楚国吕县：白颈不胜，堕泗水中死者数千。刘向以为近白黑祥也。时楚王戊暴逆无道，刑辱申公，与吴谋反。乌群斗者，师战之象也。白颈者小，明小者败也。堕于水者，将死水地。王戊不悟，遂举兵应吴，与汉大战，兵败而走，

至于丹徒。为越人所斩，堕泗水之效也。京房易传曰：“逆亲亲，厥妖白黑乌斗于国中。”燕王旦之谋反也，又有一乌，一鹊，斗于燕宫中池上，乌堕池死。五行志以为楚、燕皆骨肉，藩臣骄恣，而谋不义，俱有乌鹊斗死之祥。行同而占合，此天人之明表也。燕阴谋未发，独王自杀于宫，故一乌而水色者死；楚炆阳举兵，军师大败于野，故乌众而金色者死：天道精微之效也。京房易传曰：“颛征劫杀，厥妖乌鹊斗。”

景帝十六年，梁孝王田北山，有献牛，足上出背上者。刘向以为近牛祸，内则思虑霏乱，外则土功过制，故牛祸作。足而出于背，下奸上之象也。

汉武帝太始四年七月，赵有蛇从郭外入，与邑中蛇斗孝文庙下。邑中蛇死。后二年秋，有卫太子事，自赵人江充起。

汉昭帝元凤元年九月，燕有黄鼠衔其尾舞王宫端门中。王往视之，鼠舞如故。王使吏以酒脯祠鼠，舞不休。一日一夜，死。时燕王旦谋反，将死之象也。京房易传曰：“诛不原情，厥妖鼠舞门。”

昭帝元凤三年正月，泰山芜莱山南汹汹有数千人声。民往视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三石为足。石立后，有白鸟数千集其旁。宣帝中兴之瑞也。

昭帝时上林苑中，大柳树断仆地，一朝起立，生枝叶，有虫食其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

昭帝时昌邑王贺见大白狗，冠“方山冠”而无尾。至熹平中，省内冠狗带绶以为笑乐，有一狗突出，走入司空府门，或见之者，莫不惊怪。京房易传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朝门。”

汉宣帝黄龙元年，未央殿辂轸中雌鸡化为雄，毛衣变化，而不鸣，不将，无距。元帝初元元年，丞相府史家雌鸡伏子，渐化为雄，冠距鸣将。至永光中有献雄鸡生角者。五行志以为王氏之应。京房易传曰：“贤者居明夷之世，知时而伤或众在位，厥妖鸡生角。”又曰：“妇人专政，国不静，牝鸡雄鸣，主不荣。”

宣帝之世，燕、岱之闲，有三男共取一妇，生四子，及至将分妻子而不可均，乃致争讼。廷尉范延寿断之曰：“此非人类，当以禽兽从母不从父也。”请戮三男，以儿还母。宣帝嗟叹曰：“事何必古，若此，则可谓当于理而厌人情也。”延寿盖见人事而知用刑矣，未知论人妖将来之验也。

汉元帝永光二年八月，天雨草，而叶相糝结，大如弹丸。至平帝元始三年正月，天雨草，状如永光时。京房易传曰：“君吝于禄，信衰，贤去，厥妖天雨草。”

元帝建昭五年，兖州刺史浩赏，禁民私所自立社。山阳囊茅乡社有大槐树，吏伐断之，其夜树复立故处。说曰：“凡枯断复起，皆废而复兴之象也。”是世祖之应耳。

汉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长安城南，有鼠衔黄稿柏叶，上民冢柏及榆树上为巢，桐柏为多，巢中无子，皆有干鼠矢数升。时议臣以为恐有水灾。鼠盗窃小虫，夜出，昼匿，今正昼去穴而登木，象贱人将居贵显之占。桐柏，卫思后园所在也，其后赵后自微贱登至尊，与卫后同类，赵后终无子，而有害。明年，有鸢焚巢杀子之象云。京房易传曰：“臣私禄罔干，厥妖鼠巢。”

成帝河平元年，长安男子石良、刘音相与同居，有如人状，在其室中，击之，为狗，走出。去后，有数人披甲，持弓弩至良家。良等格斗，或死，或伤，皆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其于洪范，皆犬祸，言不从之咎也。

成帝河平元年二月庚子，泰山山桑谷，有鸢焚其巢。男子孙通等闻山中群鸟鸢声，往视之，见巢燃，尽堕池中，有三鸢，烧死。树大四围，巢去地五丈五尺。易曰：“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后卒成易世之祸云。

成帝鸿嘉四年秋，雨鱼于信都，长五寸以下。至永始元年春，北海出大鱼，长六丈，高一丈，四枚。哀帝建平三年，东莱平度出大鱼，长八丈，高一丈一尺，七枚。皆死。灵帝熹平二年，东莱海出大鱼二枚，长八九丈，高二丈余。京房易传曰：“海数见巨鱼，邪人进，贤人疏。”

成帝永始元年二月，河南街邮樗树生枝，如人头，眉目须皆具，亡发耳。至哀帝建平三年十月，汝南西平遂阳乡有材仆地生枝，如人形，身青黄色，面白，头有髭发，稍长大，凡长六寸一分。京房易传曰：“王德衰，下人将起，则有木生为人状”。其后有王莽之篡。

成帝绥和二年二月，大厩马生角，在左耳前，围长各二寸。是时王莽为大司马，害上之萌，自此始矣。

成帝绥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襄有燕生雀，哺食至大，俱飞去。京房易传曰：“贼臣在国，厥咎燕生雀，诸侯销。”又曰：“生非其类，子不嗣世。”

汉哀帝建平三年，定襄有牡马生驹三足，随群饮食，五行志以为：马，国之武用。三足，不任用之象也。

哀帝建平三年，零陵有树僵地，围一丈六尺，长十丈七尺，民断其本，长九尺余，皆枯，三月，树卒自立故处。京房易传曰：“弃正，作淫，厥妖本断自属。妃后有颛，木仆，

反立，断枯，复生。”
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阳方与女子田无啬生子，未生二月前，儿啼腹中，及生，不举，葬之陌上。后三日，有人过，闻儿啼声。母因掘收养之。
哀帝建平四年夏，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阡陌，设张博具歌舞，嗣西王母。又传书曰：“母告百姓：佩此书者，不死。不信我言，视门枢下，当有白发。”至秋乃止。
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为女子，嫁为人妇，生一子。长安陈凤曰：“阳变为阴，将亡；继嗣，自相生之象”。一曰：“嫁为人妇，生一子者，将复一世，乃绝。”故后哀帝崩，平帝没，而王莽篡焉。
汉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广牧女子赵春病死，既棺殓，积七日，出在棺外。自言见夫死父，曰：“年二十七，汝不当死。”太守谭以闻，说曰：“至阴为阳，下人为上。厥妖人死复生。”其后王莽篡位。
汉平帝元始元年六月，长安有女子生儿：两头，两颈面，俱相向；四臂，共胸，俱前向；尻上有目，长二寸所。京房易传曰：“睽孤见豕负涂，厥妖人生两头，下相攘。善妖，亦同人。若六畜，首目在下。”兹谓亡上，政将变更。厥妖之作，以谴失正，各象其类。两颈，下不一也。手多，所任邪也。足少，下不胜任，或不任下也。凡下体生于上，不敬也；上体生于下，媠渎也。生非其类，淫乱也；人生而大，上速成也；生而能言，好虚也。群妖推此。不改，乃成凶也。
汉章帝元和元年，代郡高柳乌生子，三足，大如鸡，色赤，头有角，长寸余。
汉桓帝即位，有大蛇见德阳殿上。洛阳市令淳于翼曰：“蛇有鳞，甲兵之象也；见于省中，将有椒房大臣受甲兵之象也。”乃弃官遁去。到延熹二年，诛大将军梁冀，捕治家属，扬兵京师也。
汉桓帝建和三年秋七月，北地廉雨肉，似羊肋，或大如手。是时梁太后摄政，梁冀专权，擅杀，诛太尉李固、杜乔，天下冤之。其后，梁氏诛灭。
汉桓帝元嘉中，京都妇女作“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腰步”“龋齿笑。”“愁眉”者，细而曲折。“啼七”者，薄拭目下若啼处。“堕马髻”者，作一边。“折腰步”者，足不在下体。“龋齿笑”者，若齿痛，乐不欣欣。始自大将军梁冀妻孙寿所为，京都翕然，诸夏效之。天戒若曰：“兵马来往收捕：妇女忧愁，蹙眉啼哭；吏卒掣顿，折其腰脊，令髻邪倾；虽强语笑，无复气味也。”到延熹二年，冀举宗合诛。
汉桓帝延熹五年，临沅县有牛生鸡，两头四足。
汉灵帝数游戏于西园中，令后宫采女为客舍主人，身为估服，行至舍，问采女下酒食，因共饮食，以为戏乐。是天子将欲失位，降在皂隶之谣也。其后天下大乱。古志有曰：“赤厄三七。”三七者，经二百一十载，当有外戚之篡。丹眉之妖，篡盗短祚，极于三六，当有飞龙之秀，兴复祖宗。又历三七，当复有黄首之妖，天下大乱矣。自高祖建业，至于平帝之末，二百一十年，而王莽篡，盖因母后之亲。十八年而山东贼樊子都等起，实丹其眉，故天下号曰“赤眉。”于是光武以兴祚，其名曰秀。至于灵帝中平元年，而张角起，置三十六方，徒众数十万，皆是黄巾，故天下号曰“黄巾贼。”至今道服，由此而兴。初起于邺，会于真定，诳惑百姓曰：“苍天已死，黄天立。岁名甲子年，天下大吉。”起于邺者，天下始乱也。初以二月起兵，其冬十二月悉破。自光武中兴至黄巾之起，未盈二百一十年，而天下大乱。汉祚废绝，实应三七之运。
灵帝建宁中，男子之衣好为长服，而下甚短；女子好为长裾，而上甚短。是阳无下而阴无上，天下未欲平也。后遂大乱。
灵帝建宁三年春，河内有妇食夫，河南有夫食妇。夫妇阴阳，二仪有情之深者也。今反相食，阴阳相侵，岂特日月之眚哉。灵帝既没，天下大乱，君有妄诛之暴，臣有劫弑之逆，兵革相残，骨肉为雠，生民之祸极矣。故人妖为之先作。而恨不遭辛有、屠乘之论，以测其情也。
灵帝熹平二年六月，雒阳民讹言：虎贲寺东壁中，有黄人，形容须眉良是。观者数万。省内悉出，道路断绝。到中平元年二月，张角兄弟起兵冀州，自号“黄天”。三十六方，四面出和。将帅星布，吏士外属。因其疲餒牵而胜之。
灵帝熹平三年，右校别作中，有两樗树，皆高四尺所，其一枝宿昔暴长，长一丈余，羸大一围，作胡人状，头目鬢须发俱具。其五年，十月壬午，正殿侧有槐树，皆六七围，自拔，倒竖，根上枝下。又中平中长安城西北六七里，空树中，有人面，生鬢。其于洪范皆为木不曲直。
灵帝光和元年，南宫侍中寺雌鸡欲化为雄，一身毛皆似雄，但头冠尚未变。
灵帝光和二年，洛阳上西门外女子生儿：两头，异肩，共胸，俱前。向以为不祥，堕地，弃之。自是之后，朝廷霏乱，政在私门，上下无别，二头之象。后董卓戮太后。被以不孝之名，放废天子，后复害之，汉元以来，祸莫踰此。

光和四年，南宮中黃門寺有一男子，長九尺，服白衣，中黃門解步呵問：“汝何等人？”白衣妄入宮掖，曰：“我梁伯夏。后天使我為天子。”步欲前收之，因忽不見。

光和七年，陳留、濟陽、長垣、濟陰、東郡、冤句、離狐界中，路邊生草，悉作人狀，操持兵弩；牛馬龍蛇鳥獸之形，白黑各如其色，羽毛頭目足翅皆備，非但彷彿，像之尤純。舊說曰：“近草妖也。”是歲有黃巾賊起，漢遂微弱。

靈帝中平元年六月壬申，雒陽男子劉倉，居上西門外，妻生男，兩頭共身。至建安中，女子生男，亦兩頭共身。

中平三年八月中，懷陵上有萬餘雀，先極悲鳴，已因亂斗，相殺，皆斷頭懸着樹枝枳棘。到六年，靈帝崩。夫陵者，高大之象也；雀者，爵也。天戒若曰：“諸懷爵祿而尊厚者，還自相害，至滅亡也。”

漢時，京師賓婚嘉會，皆作“魁橛”，酒酣之后，續以“挽歌。”“魁橛”，喪家之樂；“挽歌”，執紼相偶和之者。天戒若曰：“國家當急殄悴，諸貴樂皆死亡也。”自靈帝崩后，京師壞滅，戶有兼尸，虫而相食者，“魁橛”“挽歌”斯之效乎？

靈帝之末，京師謠言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邙。”到中平六年，史侯登躋至尊，獻帝未有爵號，為中常侍段圭等所執，公卿百僚，皆隨其后，到河上，乃得還。

漢獻帝初平中，長沙有人姓桓氏，死，棺斂月余，其母聞棺中有聲，發之，遂生。占曰：“至陰為陽，下人為上。”其后曹公由庶士起。

獻帝建安七年，越雋有男子化為女子，時周群上言：哀帝時亦有此變，將有易代之事。至二十五年，獻帝封山陽公。

建安初，荊州童謠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子遺。”言自中興以來，荊州獨全；及劉表為牧，民有豐樂；至建安九年，當始衰。始衰者，謂劉表妻死，諸將并零落也。十三年無子遺者，表當又死，因以喪敗也。是時華容有女子，忽啼呼曰：“將有大喪。”言語過差，縣以為妖言，系獄，月余，忽于獄中哭曰：“劉荊州今日死。華（編者按：原缺。）里即遣馬里驗視，而劉表果死。縣乃出之。續又歌吟曰：“不意李立為貴人。”后無幾，曹公平荊州，以涿郡李立，字建賢，為荊州刺史。

建安二十五年正月，魏武在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又掘徒梨，根傷，而血出。魏武惡之，遂寢疾，是月崩，是歲，為魏武黃初元年。

魏黃初元年，未央宮中有鷹，生燕巢中，口爪俱赤。至青龍中，明帝為凌霄閣，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起宮室，而鵲來巢，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

魏齊王嘉平初，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鳴呼，眾馬皆應；明日，見其迹，大如斛，行數里，還入河。

魏景初元年，有燕生巨鷲于衛國李蓋家，形若鷹，吻似燕。高堂隆曰：“此魏室之大異，宜防鷹揚之臣，于蕭牆之內。”其后宣帝起，誅曹爽，遂有魏室。

蜀景耀五年，宮中大樹无故自折。譙周深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眾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大也。眾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既亡，咸以周言為驗。

吳孫權太元元年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水深八尺，拔高陵樹二千株，石碑差動，吳城兩門飛落。明年，孫權死。

吳孫亮五鳳元年六月，交址稗草化為稻。昔三苗將亡，五穀變種。此草妖也。其后亮廢。

吳孫亮五鳳二年五月，陽羨縣離里山大石自立。是時孫皓承廢故之家得復其位之應也。

吳孫休永安四年，安吳民陳焦死，七日，復生，穿冢出烏程。孫皓承廢故之家得位之祥也。

孫休后，衣服之制，上長，下短，又積領五六，而裳居一二。蓋上饒奢，下儉逼，上有余，下不足之象也。

初，汉元、成之世，先识之士有言曰：“魏年有和，当有开石于西三千余里，系五马，文曰：‘大讨曹。’”及魏之初兴也，张掖之柳谷，有开石焉：始见于建安，形成于黄初，文备于太和，周围七寻，中高一仞，苍质素章：龙、马、麟、鹿、凤凰、仙人之象，粲然咸着。此一事者，魏、晋代兴之符也。至晋泰始三年，张掖太守焦胜上言：以留郡本国图，校今石文，文字多少不同，谨具图上。案其文有五马象：其一，有人平上帻，执戟而乘之。其一，有成行，曰：金当取之。

晋武帝泰始初，衣服上俭，下丰，着衣者皆厌腰。此君衰弱，臣放纵之象也。至元康末，妇人出两裆，加乎交领之上。此内出外也。为车乘者，苟贵轻细，又数变易其形，皆以白篋为纯。盖古丧车之遗象。晋之祸征也。

胡床，胡床，胡床，翟之器也。羌煮，胡床，翟之食也。自太始以来，中国尚之。贵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宾，皆以为先。戎翟侵中国之前兆也。

晋太康四年，会稽郡虿、蚊、蟹，皆化为鼠。其众覆野。大食稻，为灾。始成，有毛肉而无骨，其行不能过田，数日之后，则皆为牝。

太康五年正月，二龙见武库井中。武库者，帝王威御之器，所宝藏也；屋宇邃密，非龙所处。是后七年，藩王相害；二十八年，果有二胡，僭窃神器，皆字曰龙。

晋武帝太康六年，南阳获两足虎。虎者，阴精而居乎阳，金兽也。南阳，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乱之妖也。其七年十一月景辰，四角兽见于河间。天戒若曰：“角，兵象也。四者，四方之象。当有兵革起于四方”，后河间王遂连四方之兵，作为乱阶。

太康九年，幽州塞北有死牛头语。时帝多疾病，深以后事为念，而付托不以至公，思瞽乱之应也。

太康中，有鲤鱼二枚，现武库屋上。武库，兵府；鱼有鳞甲，亦是兵之类也。鱼既极阴，屋上太阳，鱼现屋上，象至阴以兵革之祸干太阳也。及惠帝初，诛皇后父杨骏，矢交宫阙，废后为庶人，死于幽宫。元康之末，而贾后专制，谤杀太子，寻亦诛废。十年之间，母后之难再兴，是其应也。自是祸乱构矣。京房易妖曰：“鱼去水，飞入道路，兵且作。”初，作履者：妇人圆头，男子方头。盖作意欲别男女也。至太康中，妇人皆方头履，与男无异，此贾后专妒之征也。

晋时，妇人结发者，既成，以纒急束其环，名曰“擷子髻”。始自宫中，天下翕然化之也。其末年，遂有怀、惠之事。

太康中，天下为“晋世宁”之舞。其舞，抑手以执杯盘，而反复之。歌曰：“晋世宁舞，杯盘反复。”至危也。杯盘，酒器也，而名曰“晋世宁”者，言时人苟且饮食之间，而其智不可及远，如器在手也。

太康中，天下以毡为跣头，及络带裤口。于是百姓咸相戏曰：“中国其必为胡所破也。夫毡，胡之所产者也，而天下以为跣头，带身，裤口，胡既三制之矣，能无败乎？”

太康末，京、洛为“折杨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辞，终以擒获斩截之事。自后扬骏被诛，太后幽死，杨柳之应也。

晋武帝太熙元年，辽东有马生角，在两耳下，长三寸。及帝宴驾，王室毒于兵祸。

晋惠帝元康中，妇人之饰有五佩兵。又以金、银、象、角、玳瑁之属，为斧、钺、戈、戟而载之，以当笄。男女之别，国之大节故服食异等。今妇人而以兵器为饰，盖妖之甚者也。于是遂有贾后之事。

晋元康三年闰二月，殿前六钟皆出涕，五刻乃止。前年，贾后杀杨太后于金墉城，而贾后为恶不俊，故钟出涕，犹伤之也。

惠帝之世，京、洛有人，一身而男女二体，亦能两用人道，而性尤好淫。天下兵乱，由男女气乱，而妖形作也。

惠帝元康中，安丰有女子，曰周世宁，年八岁，渐化为男。至十七八，而气性成。女体化而未尽，男体成而不彻，畜妻而无子。

元康五年三月，临淄有大蛇，长十许丈，负二小蛇，入城北门，径从市入汉阳城景王祠中，不见。

元康五年三月，吕县有流血，东西百余步，其后八载，而封云乱徐州，杀伤数万人。

元康七年，霹雳破城南高禡石。高禡，宫中求子祠也。贾后妒忌，将杀怀、愍，故天怒贾后将诛之应也。

元康中，天下始相效为乌杖，以柱掖其后，稍施其徽，住则植之。及怀、愍之世，王室多故，而中都丧败，元帝以藩臣树德东方，维持天下，柱掖之应也。

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希世之士，耻不与焉。胡狄侵中国之萌也。其后遂有二胡之乱。

惠帝太安元年，丹阳湖熟县夏架湖，有大石浮二百步而登岸，百姓惊叹相告曰：“石来

寻。”而石冰入建邺。

太安元年四月，有人自云龙门入殿前，北面再拜，曰：“我当作中书监。”即收斩之。禁庭尊秘之处，今贱人竟入，而门卫不觉者，宫室将虚，下人踰上之妖也。是后帝迁长安，宫阙遂空焉。

太安中江夏功曹张聘所乘牛，忽言曰：“天下方乱，吾甚极为，乘我何之？”聘及从者数人皆惊怖。因给之曰：“令汝还，勿复言。”乃中道还，至家，未释驾。又言曰：“归何早也？”聘益忧惧，秘而不言。安陆县有善卜者，聘从之卜。卜者曰：“大凶。非一家之祸，天下将有兵起。一郡之内，皆破亡乎！”聘还家，牛又人立而行。百姓聚观。其秋张昌贼起。先略江夏，诳耀百姓，以汉祚复兴，有凤凰之瑞，圣人当世。从军者皆绛抹头，以彰火德之祥，百姓波荡，从乱如归。聘兄弟并为将军都尉。未几而败。于是一郡破残，死伤过半，而聘家族矣。京房易妖曰：“牛能言，如其言占吉凶。”

元康、太安之间，江、淮之域，有败腐自聚于道，多者至四五十量。人或散去之，投林草中，明日视之，悉复如故。或云：“见猫衔而聚之。”世之所说：“腐者，人之贱服。而败腐聚于道者，象下民疲病，将相聚为乱，绝四方而壅王命也。”

晋惠帝永兴元年，成都王之攻长沙也，反军于邺，分外陈兵。是夜，戟锋皆有火光，遥望如悬烛，就视，则亡焉。其后终以败亡。

晋怀帝永嘉元年，吴郡吴县万详婢，生一子，鸟头，两足，马蹄，一手，无毛，尾黄色，大如碗。

永嘉五年，枹罕令严根婢，产一龙，一女，一鹅。京房易传曰：“人生他物，非人所见者，皆为天下大兵。”时帝承惠帝之后，四海沸腾，寻而陷于平阳，为逆胡所害。

永嘉五年，吴郡嘉兴张林家，有狗忽作人言曰：“天下人俱饿死”于是果有二胡之乱，天下饥荒焉。

永嘉五年十一月，有蝮鼠出延陵，郭璞筮之，遇临之益，曰：“此郡之东县，当有妖人欲称制者。寻亦自死矣。”

永嘉六年正月，无锡县欬有四枝茱萸树，相樛而生，状若连理。先是，郭璞筮延陵蝮鼠，遇临之益，曰：“后当复有妖树生，若瑞而非，辛螫之木也。倘有此，东西数百里，必有作逆者。”及此生木，其后吴兴徐馥作乱，杀太守袁琇。

永嘉中寿春城内有豕生人，两头而不活。周馥取而观之。识者云：“豕，北方畜，胡狄象。两头者，无上也。生而死，不遂也。”天戒若曰：“易生专利之谋，将自致倾覆也。”俄为元帝所败。

永嘉中，士大夫竞服生笄单衣。识者怪之，曰：“此古练纁之布，诸侯所以服天子也。今无故服之，殆有应乎！”其后怀、愍晏驾。

昔魏武军中无故作白帻，此缟素凶丧之征也。初，横缝其前以别后，名之曰“颜帻”，传行之。至永嘉之间，稍去其缝，名“无颜帻”，而妇人束发，其缓弥甚，紒之坚不能自立，发被于额，目出而已。无颜者，愧之言也。覆额者，惭之貌也。其缓弥甚者，言天下亡礼与义，放纵情性，及其终极，至于大耻也。其后二年，永嘉之乱，四海分崩，下人悲难，无颜以生焉。

晋愍帝建兴四年，西都倾覆，元皇帝始为晋王四海宅心。其年十月二十二日，新蔡县吏任乔妻胡氏年二十五，产二女，相向，腹心合，自腰以上，脐以下。各分。此盖天下未一之妖也。时内史吕会上言：“按瑞应图云：‘异根同体，谓之连理。异亩同颖，谓之嘉禾。’草木之属，犹以为瑞；今二人同心，天垂灵象。故易云：‘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休显见生于陈东之中，盖四海同心之瑞。不胜喜跃。谨画图上。”时有识者哂之。君子曰：“知之难也。以臧文仲之才，独祀爰居焉。布在方册，千载不忘。故士不可以不学。古人有言：木无枝谓之瘠，人不学谓之瞽。当其所蔽，盖阙如也。可不勉乎？”

晋元帝建武元年六月，扬州大旱；十二月，河东地震。去年十二月，斩督运令史淳于伯，血逆深上柱二丈三尺，旋复下深四尺五寸。是时淳于伯冤死，遂频旱三年。刑罚妄加，群阴不附，则阳气胜之。罚，又冤气之应也。

晋元帝建武元年七月，晋陵东门，有牛生犊，一体两头。京房易传曰：“牛生子，二首，一身，天下将分之象也。”

元帝太兴元年四月，西平地震，涌水出。十二月，庐陵、豫章、武昌、西陵地震，涌水出，山崩。此王敦陵上之应也。

太兴元年，三月武昌太守王谅，有牛生子，两头，八足，两尾，共一腹。不能自生，十余人以绳引之。子死，母活。其三年后，苑中有牛生子，一足三尾，生而即死。

太兴二年，丹阳郡吏濮阳演马生驹，两头，自项前别。生而死。此政在私门二头之象也。其后王敦陵上。

太兴初，有女子，其阴在腹，当脐下。自中国来，至江东。其性淫而不产。又有女子，

阴在首。居在扬州。亦性好淫。京房易妖曰：“人生子，阴在首，则天下大乱。若在腹，则天下有事。若在背，则天下无后。”

太兴中王敦镇武昌，武昌灾，火起，兴众救之，救于此，而发于彼，东西南北数十处俱应，数日不绝，旧说所谓“滥灾妄起，虽兴师不能救之”之谓也。此臣而行君，亢阳失节。是时王敦陵上，有无君之心，故灾也。

太兴中兵士以绛囊缚紒。识者曰：“紒在首，为干，君道也，囊者，为坤，臣道也。今以朱囊缚紒，臣道侵君之象也，为衣者上带短纚至于掖；着帽者，又以带缚项，下逼上，上无地也。为裤者，直幅，无口，无杀，下大之象也。”寻而王敦谋逆，再攻京师。

太兴四年，王敦在武昌，铃下仪仗生花，如莲花，五六日而萎落。说曰：“易说：‘枯杨生花，何可久也。’今狂花生枯木，又在铃阁之间，言威仪之富，荣华之盛，皆如狂花之发，不可久也。”其后王敦终以逆，命加戮其尸。

旧为羽扇柄者，刻木象其骨形，列羽用十，取全数也。初，王敦南征，始改为长柄，下出，可捉。而减其羽，用八。识者尤之曰：“夫羽扇，翼之名也。创为长柄，将执其柄以制其羽翼也。改十为八，将未备夺已备也。此殆敦之擅权，以制朝廷之柄，又将以无德之材，欲窃非据也。”

晋明帝太宁初，武昌有大蛇，常居故神祠空树中，每出头从人受食。京房易传曰：“蛇见于邑，不出三年，有大兵，国有大忧。”寻有王敦之逆。

虞舜耕于历山，得“玉历”于河际之岩，舜知天命在己，体道不倦。舜，龙颜，大口，手握褒。宋均注曰：“握褒，手中有‘褒’字，喻从劳苦受褒饬致大祚也。”

汤既克夏，大旱七年，洛川竭。汤乃以身禱于桑林，翦其爪、发，自以为牺牲，祈福于上帝。于是大雨即至，洽于四海。

吕望钓于渭阳。文王出游猎，占曰：“今日猎得一狩，非龙，非螭，非熊，非罴。合得帝王师。”果得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悦，同车载而还。

武王伐纣，至河上，雨甚。疾雷，晦冥。扬波于河。众甚惧。武王曰：“余在天下，谁敢干余者？”风波立济。

鲁哀公十四年，孔子夜梦三槐之间，丰、沛之邦，有赤氤气起，乃呼颜回、子夏同往观之。驱车到楚西北范氏街，见鸟儿打鳞，伤其左前足，束薪而覆之。孔子曰：“儿来！汝姓为谁？”儿曰：“吾姓为赤松，名时乔，字受纪。”孔子曰：“汝岂有所见乎？”儿曰：“吾所见一禽，如麋，羊头，头上有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孔子曰：“天下已有主也。为赤刘。陈、项为辅。五星入井，从岁星。”儿发薪下鳞，示孔子。孔子趋而往，鳞向孔子蒙其耳，吐三卷图，广三寸，长八寸，每卷二十四子。其言赤刘当起日周亡，赤气起，火耀兴，玄丘制命，帝卯金。

孔子修春秋，制孝经，既成，斋戒向北辰而拜，告备于天。乃洪郁，起白雾摩地，白虹自上而下，化为黄玉，长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读之，曰：“宝文出，刘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

秦穆公时，陈仓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猪非猪。牵以献穆公。道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为媪。常在地，食死人脑。若欲杀之，以柏插其首。”媪曰：“彼二童子，名为陈宝。得雄者王，得雌者伯。”陈仓人舍媪逐二童子，童子化为雉，飞入平林。陈仓人告穆公，穆公发徒大猎，果得其雌。又化为石。置之汧、渭之间，至文公时，为立祠陈宝。其雄者飞至南阳。今南阳雒县，是其地也。秦欲表其符，故以名县。每陈仓祠时有赤光，长十余丈，从雒县来，入陈仓祠中，有声殷殷如雄雉。其后，光武起于南阳。

宋大夫邢史子臣明于天道。周敬王之三十七年，景公问曰：“天道其何祥？”对曰：“后五十年五月丁亥，臣将死。死后五年五月丁卯，吴将亡。亡后五年，君将终。终后四百年，邾王天下。”俄而皆如其言所云。邾王天下者，谓魏之兴也。邾，曹姓，魏亦曹姓，皆邾之后。其年数则错。未知刑史失其数耶？将年代久远，注记者传而有谬也？

吴以草创之国，信不坚固，边屯守将，皆质其妻子，名曰：“保质童子。”少年以类相与娱游者，日有十数。孙休永安三年二月，有一异儿，长四尺余，年可六七岁，衣青衣，忽来从群儿戏。诸儿莫之识也，皆问曰：“尔谁家小儿，今日忽来？”答曰：“见尔群戏乐，故来耳！”详而视之，眼有光芒，爚爚外射。诸儿畏之重问其故。儿乃答曰：“尔恐我乎？我非人也，乃荧惑星也，将有以告尔。三公归于司马。”诸儿大惊，或走告大人，大人驰往观之。儿曰：“舍尔去乎！”耸身而跃，即以化矣。仰而视之，若曳一疋练以登天。大人来者，犹及见焉。飘飘渐高，有顷而没。时吴政峻急，莫敢宣也。后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废，二十一年而吴平：是归于司马也。

都水马武举戴洋为都水令史，洋请急还乡，将赴洛，梦神人谓之曰：“洛中当败，人尽南渡。年五年，扬州必有天子。”洋信之，遂不去。既而皆如其梦。

后汉中兴初，汝南有应枢者，生四子，而尽见神光照社。枢见光，以问卜人。卜人曰：“此天祥也。子孙其兴乎！”乃探得黄金。自是子孙宦学，并有才名。至瑒，七世通显。车骑将军巴郡冯緄，字鸿卿，初为议郎，发绶笥，有二赤蛇，可长二尺，分南北走。大用忧怖。许季山孙宪，字宁方，得其先人秘要，緄请使卜。云：“此吉祥也。君后三岁，当为边将，东北四五里，官以东为名。”后五年，从大将军南征，居无何，拜尚书郎，辽东太守，南征将军。

常山张顛为梁州牧，天新雨后，有鸟如山鹊，飞翔入市，忽然坠地。人争取之，化为圆石。顛椎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顛以上闻，藏之秘府。后议郎汝南樊衡夷上言：“尧舜时旧有此官。今天降印，宜可复置。”顛后官至太尉。

京兆长安有张氏，独处一室，有鸠自外来，止于床。张氏祝曰：“鸠来，为我祸也，飞上承尘；为我福也，即入我怀。”鸠飞入怀。以手探之，则不知鸠之所在，而得一金钩。遂宝之。自是子孙渐富，资财万倍。蜀贾至长安，闻之，乃厚赂婢，婢窃钩与贾。张氏既失钩，渐渐衰耗！而蜀贾亦数罹穷厄，不为己利。或告之曰：“天命也。不可力求。”于是贾钩以反张氏，张氏复昌。故关西称张氏传钩云。

汉征和三年三月，天大雨，何比干在家，日中，梦贵客车骑满门。觉，以语妻。语未已，而门有老妪，可八十余，头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不沾渍。雨止，送至门，乃谓比干曰：“公有阴德，今天锡君策，以广公之子孙。”因出怀中符策，状如简，长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孙佩印绶者，当如此算。”

魏舒，字阳元，任城樊人也。少孤，尝诣野王，主人妻夜产，俄而闻车马之声，相问曰：“男也？女也？”曰：“男。”书之。“十五，以兵死。”复问：“寝者为谁？”曰：“魏公舒。”后十五载，诣主人，问所生童何在？曰：“因条桑，为斧伤而死。”舒自知当为公矣。

贾谊为长沙王太傅，四月庚子日，有鹏鸟飞入其舍，止于坐隅，良久，乃去。谊发书占之，曰：“野鸟入室，主人将去。”谊忌之，故作鹏鸟赋，齐死生而等祸福，以致命定志焉。

王莽居摄，东郡太守翟义，知其将篡汉，谋举义兵。兄宣，教授诸生，满堂。群鹅雁数十在中庭，有狗从外入，啣之，皆死。惊救之，皆断头。狗走出门，求，不知处。宣大恶之。数日，莽夷其三族。

魏司马太傅懿平公孙渊，斩渊父子。先时，渊家数有怪：一犬着冠帻，绛衣，上屋。歃有一儿，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长围各数尺，有头、目、口、喙，无手、足，而动摇。占者曰：“有形不成，有体无声，其国灭亡。”

吴诸葛恪征淮南，归，将朝会之夜，精爽扰动，通夕不寐。严毕趋出，犬衔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耶？”出，仍入坐，少顷，复起，犬又衔衣。恪令从者逐之。及入，果被杀。其妻在室，语使婢曰：“尔何故血臭？”婢曰：“不也。”有顷，愈剧。又问婢曰：“汝眼目瞻视，何以不常？”婢蹶然起跃，头至于栋，攘臂切齿而言曰：“诸葛公乃为孙峻所杀。”于是大小知恪死矣。而吏兵寻至。

吴戍将邓喜杀猪祠神，治毕，悬之，忽见一人头，往食肉。喜引弓射中之，咋咋作声，绕屋三日。后人白喜谋叛，合门被诛。

贾充伐吴时，常屯项城，军中忽失充所在。充帐下都督周勤时昼寝，梦见百余人，录充引入一径。勤惊觉，闻失充，乃出寻索。忽睹所梦之道，遂往求之。果见充行至一府舍，侍卫甚盛，府公南面坐，声色甚厉，谓充曰：“将乱吾家事者，必尔与荀勖。既惑吾子，又乱吾孙，间使任恺黜汝而不去，又使庾纯詈汝而不改。今吴寇当平，汝方表斩张华。汝之暗慧，皆此类也。若不悛慎，当旦夕加诛。”充叩头流血。府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若此者，是卫府之勋耳。终当使系嗣死于钟虞之间，大子毙于金酒之中，小子困于枯木之下。荀勖亦宜同然。其先德小浓，故在汝后。数世之外，国嗣亦替。”言毕命去。充忽然得还营，颜色憔悴，性理昏错，经日乃复。至后，谥死于钟下，贾后服金酒而死，贾午考竟用大杖终。皆如所言。

庾亮，字文康，鄱陵人，镇荆州，登厕，忽见厕中一物，如“方相”，两眼尽赤，身有光耀，渐渐从土中出。乃攘臂，以拳击之。应手有声，缩入地。因而寝疾。术士戴洋曰：“昔苏峻事公，于白石祠中祈福，许赛其牛。从来未解。故为此鬼所考，不可救也。”明年，亮果亡。

东阳刘宠字道弘，居于湖熟，每夜，门庭自有血数升，不知所从来。如此三四。后宠为折冲将军，见遣北征，将行，而炊（食卜）尽变为虫。其家人蒸炒，亦变为虫。其火愈猛，其虫愈壮。宠遂北征，军败于坛邱，为徐龛所杀。

汉和熹邓皇后，尝梦登梯以扞天，体荡荡正清滑，有若钟乳状。乃仰噙饮之。以讯诸占梦。言：“尧梦攀天而上，汤梦及天砥之，斯皆圣王之前占也。吉不可言。”孙坚夫人吴氏，孕而梦月入怀。已而生策。及权在孕，又梦日入怀。以告坚曰：“妾昔怀策，梦月入怀；今又梦日，何也？”坚曰：“日月者，阴阳之精，极贵之象，吾子孙其兴乎。”

汉蔡茂字子礼，河内怀人也。初在广汉，梦坐大殿，极上有禾三穗。茂取之，得其中穗，辄复失之。以问主簿郭贺。贺曰：“大殿者，官府之形象也。极而有禾，人臣之上禄也。取中穗，是中台之象也。于字，‘禾’‘失’为‘秩’，虽曰失之，乃所以禄也。充职中阙，君其补之。”旬月，而茂征焉。

周揽喷者，贫而好道，失妇夜耕，困，息卧。梦天公过而哀之，敕外有以给与。司命按录籍，云：“此人相贫，限不过此。惟有张车子，应赐录千万。车子未生，请以借之。”天公曰：“善。”曙觉，言之。于是夫妇戮力，昼夜治生，所为辄得，货至千万。先时有张姬者，尝往周家佣赁，野合，有身，月满，当孕，便遣出外，驻车屋下，产得儿。主人往视，哀其孤寒，作粥糜食之。问：“当名汝儿作何？”姬曰：“今在车屋下而生，梦天告之，名为车子。”周乃悟曰：“吾昔梦从天换钱，外白以张车子钱贷我，必是子也。财当归之矣。”自是居日衰减，车子长大，富于周家。

夏阳卢汾，字士济，梦入蚁穴，见堂宇三间，势甚危豁，题其额，曰：审雨堂。吴选曹令史刘卓，病笃，梦见一人，以白越单衫与之，言曰：“汝着衫，污，火烧，便洁也。”卓觉，果有衫在侧。污，辄火浣之。

进南书佐刘雅。梦见青刺蜴从屋落其腹内。因苦腹痛病。后汉张奂为武威太守，其妻梦帝与印绶，登楼而歌。觉，以告奂。奂令占之，曰：“夫人生男，后临此郡命终此楼。”后生子猛，建安中，果为武威太守杀刺史，邯鄲商州兵围急，猛耻见擒，乃登楼自焚而死。

汉灵帝梦见桓帝，怒曰：“宋皇后有何罪过，而听用邪孽，使绝其命。渤海王悝，既已自贬，又受诛毙。今宋氏及悝，自诉于天，上帝震怒，罪在难救。”梦殊明察。帝既觉而恐，寻亦崩。

吴时嘉兴徐伯始病，使道士吕石安神座，石有弟子戴本、王思，三人居住海盐，伯始迎之以助石。昼卧，梦上天北斗门下见外鞍马三匹。云：“明日当以一迎石，一迎本，一迎思。”石梦觉，语本、思云：“如此死期，可急还，与家别。”不卒事而去。伯始怪而留之。曰：“惧不得见家也。”间一日，三人同时死。

会稽谢奉与永嘉太守郭伯猷善，谢忽梦郭与人于浙江上争橈蒲钱。因为水神所责，堕水而死。已营理郭凶事。及觉，即往郭许，共围棋，良久，谢云：“卿知吾来意否？”因说所梦。郭闻之，怅然云：“吾作夜亦梦与人争钱，如卿所梦，何期太的的也？”须臾，如厕，便倒，气绝。谢为凶具。

嘉兴徐泰，幼丧父母，叔父隗养之，甚于所生。隗病，泰营侍甚勤。是夜三更中，梦二人乘船持箱，上泰床头，发箱，出簿书示曰：“汝叔应死。”泰即于梦中叩头祈请。良久，二人曰：“汝县有同姓名人否？”泰思得，语二人云：“张隗，不姓徐。”二人云：“亦可强逼。念汝能事叔父，当为汝活之。”遂不复见。泰觉，叔病乃差。

楚熊渠子夜行见寝石，以为伏虎，弯弓射之。没金，铍羽。下视，知其石也。因复射之，矢摧无迹。汉世复有李广，为右北平太守，射虎，得石，亦如之。刘向曰：“诚之至也，而金石为之开，况于人乎！夫唱而不和，动而不随，中必有不全者也。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

楚王游于苑，白猿在焉；王令善射者射之，矢数发，猿搏矢而笑；乃命由基，由基抚弓，猿即抱木而号。及六国时，更嬴谓魏王曰：“臣能为虚发而下鸟。”魏王曰：“然则射可至于此乎？”嬴曰：“可。”有顷闻雁从东方来，更嬴虚发而鸟下焉。

齐景公渡于江、沅之河，鼃衔左骖，没之。众皆惊惕；古冶子于是拔剑从之，邪行五里，逆行三里，至于砥柱之下，杀之，乃鼃也，左手持鼃头，右手拔左骖，燕跃鹄踊而出，仰天大呼，水为逆流三百步。观者皆以为河伯也。

楚干将莫邪为楚王作剑，三年乃成，王怒，欲杀之。刘有雌雄，其妻重身，当产，夫语妻曰：“吾为王作剑，三年乃成；王怒，往，必杀我。汝若生子，是男，大，告之曰：‘出户，望南山，松生石上，剑在其背。’”于是即将雌剑往见楚王。王大怒，使相之，剑有二，一雄，一雌，雌来，雄不来。王怒，即杀之。莫邪子名赤，比后壮，乃问其母曰：“吾父所往在？”母曰：“汝父为楚王作剑，三年乃成，王怒，杀之，去时嘱我：‘语汝子：出户，往南山，松生石上，剑在其背。’”于是子出户，南望，不见有山，但睹堂前松柱下石砥之

上，即以斧破其背，得剑。日夜思欲报楚王。王梦见一儿，眉间广尺，言欲报讎。王即购之千金。儿闻之，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谓：“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父将莫邪子也。楚王杀吾父，吾欲报之。”客曰：“闻王购子头千金，将子头与剑来，为子报之。”儿曰：“幸甚。”即自刎，两手捧头及剑奉之，立僵。客曰：“不负子也。”于是尸乃仆。客持头往见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头也。当于汤镬煮之。”王如其言。煮头三日，三夕，不烂。头踔出汤中，蹶目大怒。客曰：“此儿头不烂，愿王自往临视之，是必烂也。”王即临之。客以剑拟王，王头随堕汤中；客亦自拟己头，头复堕汤中。三日俱烂，不可识别。乃分其汤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县界。

汉武帝时，苍梧贾雍为豫章太守，有神术，出界讨贼，为贼所杀，失头，上马回营中，咸走来视雍。雍胸中语曰：“战不利，为贼所伤。诸君视有头佳乎？无头佳乎？”吏涕泣曰：“有头佳。”雍曰：“不然。无头亦佳。”言毕，遂死。

渤海太守史良姊，一女子，许嫁而不果，良怒，杀之，断其头而归，投于灶下。曰“当令火葬。”头语曰：“使君我相从，何图当尔。”后梦见曰：“还君物。”觉而得昔所与香缨金钗之属。

周灵王时，苾弘见杀，蜀人因藏其血，三年，乃化而为碧。

汉武帝东游，未出函谷关，有物当道，身長数丈，其状象牛，青眼而曜睛，四足，入土，动而不徙。百官惊骇。东方朔乃请以酒灌之。灌之数十斛，而物消。帝问其故。答曰：“此名为患忧气之所生也。此必是秦之狱地，不然，则罪人徒作之所聚。夫酒忘忧，故能消之也。”帝曰：“吁！博物之士，至于此乎！”

后汉，凉辅，字汉儒，广汉新都人，少给佐吏，浆水不交，为从事，大小毕举，郡县敛手。时夏枯旱，太守自曝中庭，而雨不降；辅以五官掾出祷山川，自誓曰：“辅为郡股肱，不能进谏，纳忠，荐贤，退恶，和调百姓；至令天地否隔，万物枯焦，百姓喁喁，无所控诉，咎尽在辅。今郡太守内省责己，自曝中庭，使辅谢罪，为民祈福；精诚恳到，未有感彻，辅今敢自誓：若至日中无雨，请以身塞无状。”乃积薪柴，将自焚焉。至日中时，山气转黑，起雷，雨大作，一郡沾润。世以此称其至诚。

何敞吴郡人，少好道艺，隐居，里以大旱，民物憔悴，太守庆洪遣户曹掾致谒，奉印绶，烦守无锡。敞不受。退，叹而言曰：“郡界有灾，安能得怀道！”因跋涉之县，驻明星屋中，蝗蝻消死，敞即遁去。后举方正博士，皆不就，卒于家。

后汉，徐栩，字敬卿，吴由拳人，少为狱吏，执法详平。为小黄令时，属县大蝗，野无生草，过小黄界，飞逝，不集。刺史行部责栩不治。栩弃官，蝗应声而至。刺史谢令还寺舍，蝗即飞去。

王业，字子香，汉和帝时为荆州刺史，每出行部，沐浴斋素，以祈于天地，当启佐愚心，无使有枉百姓。在州七年，惠风大行，苛慝不作，山无豺狼。卒于湘江，有二白虎，低头，曳尾，宿卫其侧。及丧去，虎踰州境，忽然不见。民共为立碑，号曰：湘江白虎墓。

吴时，葛祚为衡阳太守，郡境有大槎横水，能为妖怪，百姓为立庙，行旅祷祀，槎乃沈没，不者，槎浮，则船为之破坏。祚将去官，乃大具斧斤，将去民累。明日，当至，其夜闻江中汹汹有人声，往视之，槎乃移去，沿流下数里，驻湾中。自此行者无复沈覆之患。衡阳人为祚立碑，曰“正德祈禳，神木为移。”

曾子从仲尼在楚，而心动，辞归，问母，母曰：“思尔，啗指。”孔子曰：“曾参之孝，精感万里。”

曾子从仲尼在楚，而心动，辞归，问母，母曰：“思尔，啗指。”孔子曰：“曾参之孝，精感万里。”

曾子从仲尼在楚，而心动，辞归，问母，母曰：“思尔，啗指。”孔子曰：“曾参之孝，精感万里。”

曾子从仲尼在楚，而心动，辞归，问母，母曰：“思尔，啗指。”孔子曰：“曾参之孝，精感万里。”

周畅，性仁慈，少至孝，独与母居，每出入，母欲呼之，常自啮其手，畅即觉手痛而
至。治中从事未之信。候畅在田，使母啮手，而畅即归。元初二年，为河南尹，时夏大旱，
久祷无应；畅收葬洛阳城旁客死骸骨万余，为立义冢，应时澍雨。
王祥，字休征，琅邪人，性至孝，早丧亲，继母朱氏不慈，数潜之，由是失爱于父。每
使扫除牛下。父母有疾，衣不解带。母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
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母又思黄雀炙，复有黄雀数十，入其幙，复以供母。乡里惊
叹，以为孝感所致。
王延，性至孝；继母卜氏，尝盛冬思生鱼，敕延求而不获，杖之流血；延寻汾叩凌而
哭，忽有一鱼，长五尺，跃出冰上，延取以进母。卜氏食之，积日不尽。于是心悟，抚延如
己子。

楚僚，早失母，事后母至孝，母患痈肿，形容日悴，僚自徐徐吮之，血出，迨夜即得安
寝。乃梦一小儿，语母曰：“若得鲤鱼食之，其病即差，可以延寿。不然，不久死矣。”母
觉而告僚，时十二月，冰冻，僚乃仰天叹泣，脱衣上冰，卧之。有一童子，决僚卧处，冰忽
自开，一双鲤鱼跃出。僚将归奉其母，病即愈。寿至一百三十三岁。盖至孝感天神，昭应如
此。此与王祥，王延事同。

盛彦，字翁子，广陵人，母王氏，因疾失明，彦躬自侍养。母食，必自哺之。母疾，既
久，至于婢使数见捶挞，婢忿恨，闻彦颺行，取蛭蟪炙饴之。母食，以为美，然疑是异物，
密藏以示彦。彦见之，抱母恸哭，绝而复苏。母目豁然即开，于此遂愈。
颜含，字弘都，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医人疏方，须蚺蛇胆，而寻求备至，无由得之。
含忧叹累时，尝昼独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开视，乃蛇胆
也。童子逡巡出户，化成青鸟飞去。得胆，药成，嫂病即愈。

郭巨，隆虑人也，一云河内温人，兄弟三人，早丧父，礼毕，二弟求分，以钱二千万，
二弟各取千万，巨独与母居客舍，夫妇佣赁以给公养。居有顷，妻产男，巨念举儿妨事亲，
一也；老人得食，喜分儿孙，减饌，二也；乃于野凿地，欲埋儿，得石盖，下有黄金一釜，
中有丹书，曰：“孝子郭巨，黄金一釜，以用赐汝。”于是名振天下。

新兴刘殷，字长盛，七岁丧父，哀毁过礼，服丧三年，未尝见齿。事曾祖母王氏，尝夜
梦人谓之曰：“西篱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钟，铭曰：“七年粟百石，以赐孝子刘
殷。”自是食之七岁，方尽。及王氏卒，夫妇毁瘠，几至灭性。时柩在殡，而西邻失火，风
势甚猛，殷夫妇叩殡号哭，火遂灭。后有二白鸠来巢其树庭。

杨公伯，雍雒阳县人也，本以佻卖为业，性笃孝，父母亡，葬无终山，遂家焉。山高八
十里，上无水，公汲水作浆于阪头，行者皆饮之。三年，有一人就饮，以一斗石子与之，
使至高平好地有石处种之，云：“玉当生其中。”杨公未娶，又语云：“汝后当得好妇。”
语毕，不见。乃种其石，数岁时往视，见玉子生石上，人莫知也。有徐氏者，右北平着
姓女，甚有行，时人求，多不许；公乃试求徐氏，徐氏笑以为狂，因戏云：“得白璧一双
来，当听为婚。”公至所种玉田中，得白璧五双，以聘。徐氏大惊，遂以女妻公。天子闻而
异之，拜为大夫。乃于种玉处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顷地名曰“玉田。”

衡农，字剽卿，东平人也。少孤，事继母至孝。常宿于他舍，值雷风，频梦虎啮其足，
农呼妻相出于庭，叩头三下。屋忽然而坏，压死者三十余人，唯农夫妻获免。
罗威，字德仁，八岁丧父，事母性至孝，母年七十，天大寒，常以身自温席而后授其
处。

王哀，字伟元，城阳营陵人也。父仪，为文帝所杀。哀庐于墓侧，旦夕常至墓所拜跪，
攀柏悲号，涕泣着树，树为之枯。母性畏雷，母没，每雷，辄到墓曰：“哀在此。”
郑弘迁临淮太守，郡民徐宪在丧，致哀，有白鸠巢户侧。弘举为孝廉。朝廷称为“白鸠
郎。”

汉时，东海孝妇养姑甚谨，姑曰：“妇养我勤苦，我已老，何惜余年，久累年少。”遂
自缢死。其女告官云：“妇杀我母。”官收，系之。拷掠毒治，孝妇不堪苦楚，自诬服之。
时于公为狱吏，曰：“此妇养姑十余年，以孝闻彻，必不杀也。”太守不听。于公争不得
理，抱其狱词哭于府而去。自后郡中枯旱，三年不雨。后太守至，于公曰：“孝妇不当死，
前太守枉杀之，咎当在此。”太守实时身祭孝妇冢，因表其墓，天立雨，岁大熟。长老传
云：“孝妇名周青，青将死，车载十丈竹竿，以悬五幡，立誓于众曰：‘青若有罪，愿杀，
血当顺下；青若枉死，血当逆流。’既行刑已，其血青黄缘幡竹而上，极标，又缘幡而下
云。”

犍为叔先泥和，其女名雄，永建三年，泥和为县功曹，县长赵祉遣泥和拜檄，谒巴郡太
守，以十月乘船，于城湍堕水死，尸丧不得。雄哀恸号咷，命不图存，告弟贤及夫人，令勤
觅父尸，若求不得，吾欲自沈觅之。时雄年二十七，有子男贡，年五岁，贯，年三岁，乃各
作绣香囊一枚，盛以金珠，环，预婴二子，哀号之声，不绝于口，昆族私忧。至十二月十五
日，父丧不得，雄乘小船于父堕处，哭泣数声，竟自投水中，旋流没底。见梦告弟云：“至

二十一日，与父俱出。”至期，如梦，与父相持并浮出江。县长表言郡太守，肃登承上尚书，乃遣户曹掾为雄立碑，图象其形，令知至孝。

河南乐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躬勤养姑。尝有他舍鸡，谬入园中，姑盗杀而食之。妻对鸡不食而泣。姑怪问其故。妻曰：“自伤居贫，使食有他肉。”姑竟弃之。后盗有欲犯之者，乃先劫其姑，妻闻，操刀而出。盗曰：“释汝刀。从我者，可全；不从我者，则杀汝姑。”妻仰天而叹，刎颈而死。盗亦不杀姑。太守闻之，捕杀盗贼，赐妻缣帛，以礼葬之。

庾袞，字叔褒，咸宁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复殆，病气方盛，父母诸弟皆出次于外，袞独留，不去。诸父兄强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亲自扶持，昼夜不眠。间复抚柩哀临不辍。如此十余旬，疫势既退，家人乃返。毗病得差，袞亦无恙。

宋康王舍人韩凭娶妻何氏，美，康王夺之。凭怨，王囚之，论为城旦。妻密遗凭书，缪其辞曰：“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当心。”既而王得其书，以示左右，左右莫解其意。臣苏贺对曰：“其雨淫淫，言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来也。日出当心，心有死志也。”俄而凭乃自杀。其妻乃阴腐其衣，王与之登台，妻遂自投台，左右揽之，衣不中手而死。遗书于带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愿以尸骨赐凭合葬。”王怒，弗听，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尔夫妇相爱不已，若能使冢合，则吾弗阻也。”宿昔之间，便有大梓木，生于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栖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宋人哀之，遂号其木曰“相思树。”“相思”之名，起于此也。南人谓：此禽即韩凭夫妇之精魂。今睢阳有韩凭城，其歌谣至今犹存。

汉末零阳郡太守史满，有女，悦门下书佐；乃密使侍婢取书佐盥手残水饮之，遂有妊。已而生子，至能行，太守令抱儿出，使求其父。儿匍匐直入书佐怀中。书佐推之仆地，化为水。穷问之，具省前事，遂以女妻书佐。

鄱阳西有望夫冈。昔县人陈明与梅氏为婚，未成，而妖魅诈迎妇去。明诣卜者，决云：“行西北五十里求之。”明如言，见一大穴，深邃无底。以绳悬人，遂得其妇。乃令妇先出，而明所将邻人秦文，遂不取明。其妇乃自誓执志登此冈首而望其夫，因以名焉。

后汉，南康邓元义，父伯考，为尚书仆射，元义还乡里，妻留事姑，甚谨。姑憎之，幽闭空室，节其饮食，羸露，日困，终无怨言。时伯考怪而问之，元义子朗，时方数岁，言：“母不病，但苦饥耳。”伯考流涕曰：“何意亲姑反为此祸！”遗归家，更嫁，为华仲妻。

仲为将作大匠，妻乘朝车出，元义于路旁观之，谓人曰：“此我故妇，非有他过，家夫人遇之实酷，本自相贵。”其子朗，时为郎，母与书，皆不答，与衣裳，辄以烧之。母不以介意。母欲见之，乃至亲家李氏堂上，令人以他词请朗。朗至，见母，再拜涕泣，因起出。母追谓之曰：“我几死。自为汝家所弃，我何罪过，乃如此耶！”因此遂绝。

严遵为扬州刺史，行部，闻道傍女子哭声不哀。问所哭者谁。对云：“夫遭烧死。”遵敕吏异尸到，与语，讫，语吏云：“死人自道不烧死。”乃摄女，令人守尸，云：“当有枉。”吏曰：“有蝇聚头所。”遵令披视，得铁锥贯顶。考问，以淫杀夫。

汉，范式，字巨卿，山阳金乡人也，一名泛，与汝南张劭为友，劭字符伯。二人并游太学，后告归乡里，式谓元伯曰：“后二年，当还。将过拜尊亲，见孺子焉。”乃共克期日。后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请设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别，千里结言，尔何相信之审耶！”曰：“巨卿信士，必不乖违。”母曰：“若然，当为尔酝酒。”至期，果到。升堂，拜

饮，尽欢而别。后元伯寝疾，甚笃，同郡到君章殷子征晨夜省视之。元伯临终，叹曰：“恨不见我死友。”子征曰：“吾与君章尽心于子，是非死友，复欲谁求？”元伯曰：“若二子不者，吾生友耳。山阳范巨卿，所谓死友也。”寻而卒。式忽梦见元伯，玄冕，垂纓，履履，

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当以尔时葬。永归黄泉。子未忘我，岂能相及！”式恍然觉悟，悲叹泣下。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驰往赴之。未及到而丧已发引。既至圻，将窆，而柩不肯进。其母抚之曰：“元伯！岂有望耶？”遂停柩移时，乃见素车，白马，号哭而

来。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也。”既至，叩丧，言曰：“行矣元伯！死生异路，永从此辞。”会葬者千人，咸为挥涕。式因执紼而引柩。于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为修坟树，然后乃去。

晋散骑常侍新蔡干宝令升撰

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又安敢谓无失实者哉。卫朔失国，二传互其所闻，吕望事周，子长存其两说。若此比类，往往有焉。从此观之，闻见之难，由来尚矣。夫书赴告之定辞，据国史之方册，犹尚若此；况仰述千载之前，记殊俗之表，缀片言于残阙，访行事于故老，将使事不二迹，言无异途，然后为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国家不废注记之官，学士不绝诵览之业，岂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设有承于前载者，则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及其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群言百家，不可胜览；耳目所受，不可胜载。亦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说而已。幸将来好事之士，录其根体，有以游心，寓目，而无尤焉。

不当有文书耶？”即出怀中召文书。于是即出之。寻视，乃化为虎，上山走。或云：“**獬**，
虎化为人，如着紫葛衣，其足无踵，虎有五指者，皆是**獬**。”
蜀中西南高山之上，有物，与猴相类，长七尺，能作人行，善走逐人，名曰“**獬国**，”
一名“**马化**，”或曰“**獬猿**。”伺道行妇女有美者，辄盗取，将去，人不得知。若有行人经
过其旁，皆以长绳相引，犹故不免。此物能别男女气臭，故取女，男不取也。若取得人女，
则为家室。其无子者，终身不得还。十年之后，形皆类之。意亦迷惑，不复思归。若有子
者，辄抱送还其家，产子，皆如人形。有不养者，其母辄死；故惧怕之，无敢不养。及长，
与人无异。皆以杨为姓。故今蜀中西南多诸杨，率皆是“**国**”“**马化**”之子孙也。
临川间诸山有妖物，来常因大风雨，有声如啸，能射人，其所着者，有顷，便肿，大
毒。有雌雄：雄急，而雌缓；急者不过半日间，缓者经宿。其旁人常有以救之，救之少迟，
则死。俗名曰“**刀劳鬼**。”故外书云：“鬼神者，其祸福发扬之验于世者也。”老子曰：“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
”然则天地鬼神，与我并生者也；气分则性异，域别则形殊，莫能相兼也。生者主阳，死者
主阴，性之所托，各安其生，太阴之中，怪物存焉。
越地深山中，有鸟，大如鸠，青色，名曰“**冶鸟**，”穿大树，作巢，如五六升器，户口径
数寸：周饰以土埴，赤白相分，状如射侯。伐木者见此树，即避之去；或夜冥不见鸟，鸟亦
知人不见，便鸣唤曰：“咄咄上去！”明日便宜急上；“咄咄下去！”明日便宜急下；若不
使去，但言笑而已者，人可止伐也。若有秽恶及其所止者，则有虎通夕来守，人不去，便
伤害人。此鸟，白曰见其形，是鸟也；夜听其鸣，亦鸟也；时有观乐者，便作人形，长三
尺，至涧中取石蟹；就人炙之，人不可犯也。越人谓此鸟是“**越祝**”之祖也。
南海之外，有“**蛟人**，”水居，如鱼，不废织绩。其眼，泣，则能出珠。
庐江耽，枞阳二县境，上有大青小青黑居山野之中，时间哭声多者至数十人，男女大
小，如始丧者。邻人惊骇，至彼奔赴，常不见人。然于哭地，必有死丧。率声若多，则为大
家；声若小，则为小家。
庐江大山之间，有“**山都**，”似人，裸身，见人便走。有男，女，可长四五丈，能相
唤，常在幽昧之中，似魑魅鬼物。
汉光武中平中，(编者按：中平当为中元，因光武无中平年号。或光武为灵帝之误。)有
物处于江水，其名曰“**蜮**，”一曰“**短狐**。”能含沙射人。所中者，则身体筋急，头痛，发
热。剧者至死。江人以术方抑之，则得沙石于肉中。诗所谓“为鬼，为蜮，”则不可测也。
今俗谓之“**溪毒**。”先儒以为男女同川而浴，淫女，为主乱气所生也。
汉，永昌郡不违县，有禁水；水有毒气，唯十一月，十三月差可渡涉，自正月至十月不
可渡；渡辄病杀人，其气中有恶物，不见其形，其似有声。如有所投击内中木，则折；中
人，则害。士俗号为“**鬼弹**。”故郡有罪人，徙之禁防，不过十日，皆死。
余外妇姊夫蒋士，有佣客，得疾，下血；医以中蛊，乃密以藁荷根布席下，不使知，乃
狂言曰：“食我虫者，乃张小小也。”乃呼“**小小亡**”云，今世攻蛊，多用藁荷根，往往
验。藁荷，或谓嘉草。
鄱阳赵寿，有犬，蛊，时陈岑诣寿，忽有大黄犬六七群，出吠岑，后余相伯归与寿妇
食，吐血，几死。乃屑桔梗以饮之而愈。蛊有怪物，若鬼，其妖形变化杂类殊种：或为狗
豕，或为虫蛇。其不自知其形状，行之于百姓，所中皆死。
荥阳郡有一家，姓廖，累世为蛊，以此致富。后取新妇，不以此语之。遇家人咸出，唯
此妇守舍，忽见屋中有大缸，妇试发之，见有大蛇，妇乃作汤灌杀之。及家人归，妇具白其
事，举家惊惋。未几，其家疾疫，死亡略尽。

泰山之东，有灋泉，其形如井，本体是石也。欲取饮者，皆洗心志，跪而挹之，则泉出如飞，多少足用，若或污漫，则泉止焉。盖神明之尝志者也。

二华之山，本一山也，当河，河水过之，而曲行；河神巨灵，以手擘开其上，以足蹈离其下，中分为两。以利河流。今观手迹于华岳上，指掌之形具在；脚迹在首阳山下，至今犹存。故张衡作西京赋所称“巨灵淼淼，高掌远跖，以流河曲，”是也。

汉武帝徙南岳之祭于庐江，灋县，霍山之上，无水，庙有四镬，可受四十斛，至祭时，水辄自满，用之，足了，事毕，即空，尘土树叶，莫之污也。积五十岁，岁作四祭，后但作三祭，一镬自败。

樊东之口，有樊山，若天旱，以火烧山，即至大雨。今往有验。

空乘之地，今名为孔宝，在鲁南，山之穴外，有双石，如桓楹起立，高数丈。鲁人弦歌祭祀，穴中无水，每当祭时，洒扫以告，辄有清泉自石间出，足以周事。既已，泉亦止。其验至今存焉。

湘穴中有黑土，岁大旱，人则共壅水以塞此穴；穴淹，则大雨立至。

秦惠王二十七年，使张仪筑成都城，屡颓。忽有大龟浮于江，至东子城东南隅而毙。仪以问巫。巫曰：“依龟筑之。”便就，故名龟化城。

由拳县，秦时长水县也。始皇时童谣曰：“城门有血，城当陷没为湖。”有姬闻之，朝朝往窥。门将欲缚之。姬言其故。后门将以犬血涂门，姬见血，便走去。忽有大水，欲没县。主簿令干入白令，令曰：“何忽作鱼？”干曰：“明府亦作鱼。”遂沦为湖。

秦时，筑城于武周塞内，以备胡，城将成，而崩者数焉。有马驰走，周旋反复，父老异之，因依马迹以筑城，城乃不崩。遂名马邑。其故城今在朔州。

汉武帝凿昆明池，极深，悉是灰墨，无复土。举朝不解。以问东方朔。朔曰：“臣愚不足以知之。”曰：“试问西域人。”帝以朔不知，难以移问。至后汉明帝时，西域道人入来洛阳，时有忆方朔言者，乃试以武帝时灰墨问之。道人云：“经云：‘天地大劫将尽，则劫烧。’此劫烧之余也。”乃知朔言有旨。

临邑县有廖氏，世老寿。后移居，子孙辄残折。他人居其故宅，复累世寿。乃知是宅所为。不知何故。疑井水赤。乃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数十斛；丹汁入井，是以饮水而得寿。

江东名“余腹”者：昔吴王阖闾江行，食脍，有余，因弃中流，悉化为鱼；今鱼中有名“吴王脍余”者，长数寸，大者如箸，犹有脍形。

虻(虫越)，蟹也。尝通梦于人，自称“长卿。”今临海人多以“长卿”呼之。

南方有虫，名“(虫禺)”，一名“蠋”，又名“青蚨”，形似蝉而稍大，味辛美，可食。生子必依草叶，大如蚕子，取其子，母即飞来，不以远近，虽潜取其子，母必知处。

以母血涂钱八十一文，以子血涂钱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母钱，或先用子钱，皆复飞归。轮转无已。故淮南子术以之还钱，名曰“青蚨。”

土蜂，名曰“蜾”，今世谓“”“细腰”之类。其为物雄而无雌，不交，不产；常取桑虫或阜螽子育之，则皆化成己子。亦或谓之“螟蛉。”诗曰：“螟蛉有子，果羸负之。”是也。

木蠹，生虫，羽化为蝶。

猬多刺，故不使超踰杨柳。

昆仑之(山虚)，地首也，是惟帝之下都，故其外绝以弱水之深，又环以炎火之山。山上所有鸟兽草木，皆生育滋长于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帛，则其鸟兽之毛也。汉世西域旧献此布，中闲久绝。至魏初时，人疑其无有。文帝以为火性酷裂，无含生之气，着之典论，明其不然之事，绝智者之听。及明帝立，诏三公曰：“先帝昔着典论，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庙门之外及太学，与‘石经’并以永示来世。”至是，西域使人献“火浣布”袈裟，于是刊灭此论，而天下笑之。

夫金之性一也，以五月丙午日中铸，“为阳燧，”以十一月壬子夜半铸，为“阴燧。”(言丙午日铸为“阳燧，”可取火；壬子夜铸为“阴燧，”可取水也。)

汉灵帝时，陈留蔡邕，以数上书陈奏，忤上旨意，又内宠恶之，虑不免，乃亡命江海，远迹吴会。至吴，吴人有烧桐以爨者，邕闻火烈声，曰：“此良材也。”因请之，削以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焦，因名“焦尾琴。”

蔡邕尝至柯亭，以竹为椽，邕仰盼之，曰：“良竹事。”取以为笛，发声辽亮。一云：“邕告吴人曰：‘吾昔尝经会稽高迁亭，见屋东间第十六竹椽可为笛，取用，果有异声。’”

昔高阳氏，有同产而为夫妇，帝放之于崆峒之野。相抱而死。神鸟以不死草覆之，七年，男女同体而生。二头，四手足，是为蒙双氏。

后高辛氏，有老妇，居于王宫，得耳疾，历时，医为挑治，出顶虫，大如茧。妇人去，置以瓠箬，覆之以盘，俄尔顶虫乃化为犬。其文五色。因名盘瓠，遂畜之。时戎吴强盛，数侵边境，遣将征讨，不能擒。乃募天下有能得戎吴将军首者，赠金千斤，封邑万户，又赐以少女。后盘瓠衔得一头，将造王阙。王诊视之，即是戎吴。为之奈何？群臣皆曰：“盘瓠是畜，不可官秩，又不可妻。虽有功，无施也。”少女闻之，启王曰：“大王既以我许天下矣。盘瓠衔首而来，为国除害，此天命使然，岂狗之智力哉？王者重言，伯者重信，不可下以女子微躯，而负明约于天下，国之祸也。”王惧而从之。令少女从盘瓠，盘瓠将女上山，草木茂盛，无人行迹。于是女解去衣裳，为仆竖之结，着独力之衣，随盘瓠升山，入山谷，止于石室之中。王悲思之，遣往视觅，天辄风雨，岭震，云晦，往者莫至。盖经三年，产六男，六女。盘瓠死，后自相配偶，因为夫妇。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裁制皆有尾形，后母归，以语王，王遣使迎诸男女，天不复两。衣服褊褊，言语侏(人离)，饮食蹲踞，好山恶都。王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号曰蛮夷。蛮夷者，外痴内黠，安土重旧，长以其受异气于天命，故待以不常之律。田作，贾贩，无关繻，符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獭皮，取其游食于水。今即梁汉、巴蜀、武陵、长沙、庐江郡夷是也。用糝，杂鱼肉，叩槽而号，以祭盘瓠，其俗至今。故世称“赤髀，横裙，盘瓠子孙。”

子，捐之猪圈中，猪以喙嘘之；徙至马枥中，马复以气嘘之。故得不死。王疑以为天子也，乃令其母收畜之，名曰东明。常令牧马。东明善射，王恐其夺己国也，欲杀之。东明走，南至施掩水，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渡。鱼鳖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余。

嗣君。后斗伯比父早亡，随母归在舅姑之家，后长大，乃奸妘子之女，生子文。其妘子妻耻女不嫁而生子。乃弃于山中。妘子游猎，见虎乳一小儿，归与妻言，妻曰：“此是我女与伯比私通生此小儿。我耻之，送于山中。”妘子乃迎归养之，配其女与伯比。楚人因呼子文为“谷乌菟。”仕至楚相也。

齐惠公之妾萧同叔子见御，有身，以其贱，不敢言也，取薪而生顷公于野，又不敢举也。有狸乳而鸛覆之。人见而收，因名曰无野是为顷公。

袁(金刃)者，羌豪也，秦时，拘执为奴隶，后得亡去，秦人追之急迫，藏于穴中，秦人焚之，有景相如虎来为蔽，故得不死。诸羌神之，推以为君。其后种落炽盛。

后汉定襄太守窦奉妻生子武，并生一蛇。奉送蛇于野中，及武长大，有海内俊名。母死，将葬未窆，宾客聚集，有大蛇从林草中出，径来棺下，委地俯仰，以头击棺，血涕并流，状若哀恸，有顷而去。时人知为窦氏之祥。

晋怀帝永嘉中，有韩媪者，于野中见巨卵。持归育之，得婴儿。字曰撇儿。方四岁，刘渊筑平阳城，不就，募能城者。撇儿应募。因变为蛇，令媪遗灰志其后，谓媪曰：“凭灰筑城，城可立就。”竟如所言。渊怪之，遂投入山穴间，露尾数寸，使者斩之，忽有泉出穴中，汇为池，因名金龙池。

元帝永昌中，暨阳人任谷，因耕，息于树下，忽有一人着羽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妊。积月，将产，羽衣人复来，以刀穿其阴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诣阙自陈，留于宫中。

旧说：太古之时，有大人远征，家无余人，唯有一女。牡马一匹，女亲养之。穷居幽处，思念其父，乃戏马曰：“尔能为我迎得父还，吾将嫁汝。”马既承此言，乃绝缰而去。径至父所。父见马，惊喜，因取而乘之。马望所自来，悲鸣不已。父曰：“此马无事如此，我家得无有故乎！”亟乘以归。为畜生有非常之情，故厚加刍养。马不肯食。每见女出入，辄喜怒奋击。如此非一。父怪之，密以问女，女具以告父：“必为是故。”父曰：“勿言。恐辱家门。且莫出入。”于是伏弩射杀之。暴皮于庭。父行，女以邻女于皮所戏，以足蹙之。女以行。邻女忙怕，不敢救之。走告其父。父还求索，已出失之。后经数日，得于大树枝间，女及马皮，尽化为蚕，而绩于树上。其(上尔下虫)纶理厚大，异于常蚕。邻妇取而养之。其收数倍。因名其树曰桑。桑者，丧也。由斯百姓竞种之，今世所养是也。言桑蚕者，是古蚕之余类也。案：天官：“辰，为马星。”蚕书曰：“月当大火，则浴其种。”是蚕与马同气也。周礼：“教人职掌，票原蚕者。”注云：“物莫能两大，禁原蚕者，为其伤马也。”汉礼皇后亲采桑祀蚕神，曰：“菀窳妇人，寓氏公主。”公主者，女之尊称也。菀窳妇人，先蚕者也。故今世或谓蚕为女儿者，是古之遗言也。

羿请无死之药于西王母，嫦娥窃之以奔月，将往，枚筮之于有黄。有黄占之曰：“吉。”

翩翩归妹，独将西行。逢天晦芒，毋恐毋惊。后且大昌。”嫦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

。舌埭山帝之女死，化为怪草，其叶郁茂，其华黄色，其实如兔丝。故服怪草者，恒媚于人焉。

荥阳县南百余里，有兰岩山，峭拔千丈，常有双鹤，素羽皦然，日夕偶影翔集。相传云：“昔有夫妇隐此山，数百年，化为双鹤，不绝往来。”忽一旦，一鹤为人所害，其一鹤岁常哀鸣。至今响动岩谷，莫知其年岁也。

豫章新喻县男子，见田中有六七女，皆衣毛衣，不知是鸟。匍匐往得其一女所解毛衣，取藏之，即往就诸鸟。诸鸟各飞去，一鸟独不得去。男子取以为妇。生三女。其母后使女问父，知衣在积稻下，得之，衣而飞去，后复以迎三女，女亦得飞去。

汉灵帝时，江夏黄氏之母浴盘水中，久而不起，变为鼈矣。婢惊走告。比家人来，鼈转入深渊。其后时时出见。初，浴，簪一银钗，犹在其首。于是黄氏累世不敢食鼈肉。

魏黄初中，清河宋士宗母，夏天于浴室里浴，遣家中大小悉出，独在室中。良久，家人不解其意，于壁穿中窥之。不见人体，见盆水中有一大鳖。遂开户，大小悉入，了不与人相承。尝先着银钗，犹在头上。相与守之。啼泣无可奈何。意欲求去，永不可留。视之积日，转懈。自捉出户外。其去甚驶，逐之不及，遂便入水。后数日，忽还，巡行宅舍如平生，了无所言而去。时人谓士宗应行丧治服；士宗以母形虽变，而生理尚存，竟不治丧。此与江夏黄母相似。

吴孙皓宝鼎元年六月，晦，丹阳宣骞母，年八十矣。亦因洗浴化为鼈，其状如黄氏。骞兄弟四人，闭户卫之，掘堂上作大坎，泻水其中。鼈入坎游戏。一二日间，恒延颈外望，伺户小开，便轮转自跃入于深渊。遂不复还。

汉献帝建安中，东郡民家有怪；无故，瓮器自发匍匐作声，若有人击。盘案在前，忽然便失，鸡生子，辄失去。如是数岁，人甚恶之。乃多作美食，覆盖，着一室中，阴藏户间窥伺之。果复重来，发声如前。闻，便闭户，周旋室中，了无所见。乃闾以杖挝之。良久，于室隅间有所中，便闻呻吟之声，曰：“！！”宜死。开户视之，得一老翁，可百余岁，言语了不相当，貌状颇类于兽。遂行推问，乃于数里外得其家，云：“失来十余年。”得之哀喜。后岁余，复失之。闻陈留界复有怪如此。时人咸以为此翁。

秦始皇时，有道平，长安人也，少时与同村人唐叔偕女，小名父喻，容色俱美，誓为夫妇。言誓甚重，不肯改事。父落南，平还家，乃告邻人：“此女安在？”邻人云：“此女意在道平，怨夫平之深，被父母凌逼，绕墓，使汝父母与刘祥，既不契于初心，生死永诀。然汝有灵圣，使我见汝生平，牵缠致令无神，从兹而别。”言讫，又复哀泣逡巡。其女魂自墓出，问平：“何处而来？”良久，契阔与君誓为夫妇，以结终身，父母强逼，乃出聘刘祥，已经三年，日夕忆君，结恨致死，乖隔幽途。然念君宿念不忘，再求相慰，妾身未损，可以再生，还为夫妇。且速开冢，破棺出我，即活。”平审言，乃启墓门，扃看。其女果活。乃结束随平还家。其夫刘祥闻之，惊怪，申诉于州县。检律断之，无条，乃录状奏王。王断归道平为妻。寿一百三十岁。实谓精诚贯于天地，而获感应如此。

晋武帝世，河间郡有男女私悦，许相配适；寻而男从军，积年不归，女家更欲适之，女不愿行，父母逼之，不得已而去，寻病死。其男戍还，问女所在，其家具说之；乃至冢，欲不哭之，叙哀而不胜其情，遂发冢，开棺，女即苏活，因负还家，将养数日，平复如初。后夫闻，乃往求之；其人不能决，以谏廷尉，秘书郎王导奏以；“精诚之至，感于天地，故死而生，此非常事，不得以常礼断之。请还开冢者。”朝廷从其议。

汉献帝建安中，南阳贾偶，字文合，得病而亡。时有吏，将诣太山司命，阅簿，谓吏曰：“当召某郡文合，何以召此人？可速遣之。”时日暮，遂至郭外树下宿，见一年少女独行，文合问曰：“子类衣冠，何乃徒步？姓字为谁？”女曰：“某，三河人，父见为弋阳令，昨被召来，今却得还，遇日暮，惧获瓜田李下之讥，望君之容，必是贤者，是以停留，依凭左右。”文合曰：“悦子之心，愿交欢于今夕。”女曰：“闻之诸姑：女子以贞专为其德，洁白为称。”文合反复与言，终无动志。天明，各去。文合卒已再宿，停丧将殓，视其面，有女宁卒而却苏耶？”具说女子姿质，服色，言语，相反覆本末。令人问女，所言皆同。乃大惊叹。竟以此女配文合焉。

汉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充县妇人李娥，年六十岁，病卒，埋于城外，已十四日。娥比舍有蔡仲，闻娥富，谓当有金宝，乃盗发冢，求金，以斧剖棺。斧数下，娥于棺中言曰：“蔡仲！汝护我头。”仲惊，遽便出走，会为县吏所见，遂收治。依法，当弃市。娥儿闻母活，来迎出，将娥回去。武陵太守闻娥死复生，召见，问事状。娥对曰：“闻谬为司命所召，到误为所召，今得遣归，既不知道，不能独行，为我得一伴否？又我见召在此，已十余日，形体又为家人所葬埋，归，当那得自出？”伯文曰：“当为问之。”即遣门卒与尸曹相问：“司命一日误召武陵女子李娥，今得遣还，娥在此积日，尸丧，又当殡殓，当作何等得出；又女弱，独行，岂当有伴耶？是吾外妹，幸为便安之。”答曰：“今武陵西界，有男子李黑，亦得遣还，便可为伴。兼敕黑过娥比舍蔡仲，发出娥也。”于是娥遂得出。与伯文别，伯文书曰：“书一封，以与儿佗。”娥遂与黑俱归。事状如此。”太守闻之，慨然叹曰：“天下事真不可知也。”乃表，以为：“蔡仲虽发冢为鬼神所使；虽欲无发，势不得已，宜加宽宥。”诏书报可。太守欲验语虚实，即遣马吏于西界，推问李黑，得之，与黑语协。乃致伯文书与佗，佗识其纸，乃是父亡时送箱中文书也。表文字犹在也，而书不可晓。乃请费长房读之，曰：“告佗：我当从府君出行部，当以八月八日日中时，武陵城南沟水畔顿。汝是时必往。”到期，悉将大小于城南待之。须臾果至，但闻人马隐隐之声，诣沟水，便闻有呼声曰：“佗来！汝得我所寄李娥书不耶？”曰：“即得之，故来至此。”伯文以次呼家中大小，久之，悲伤断绝，曰：“死生异路，不能数得汝消息，吾亡后，儿孙乃尔许大！”良久，谓佗曰：“来春大病，与此一丸药，以涂门户，则辟来年妖病矣。”言讫，忽去，竟不得见其形。至来春，武陵果大病，白日皆见鬼，唯伯文之家，鬼不敢向。费长房视药丸，曰：“此‘方相’脑也。”

汉，陈留考城，史姁，字威明，年少时，尝病，临死，谓母曰：“我死，当复生。埋我以竹杖柱于瘞上，若杖折，掘出我。”及死，埋之柱，如其言。七日，往视，杖果折。即掘出之，已活。走至井上，浴，平复如故。后与邻船至下邳卖锄，不时售，云：“欲归。”人不信之，曰：“何有千里暂得归耶？”答曰：“一宿便还。”即书，取报以为验。实一宿便还，果得报。考城令江夏贾和姊病，在邻里，欲急知消息，请往省之。路遥三千，再宿还报。

会稽贺瑀、字彦琚，曾得疾，不知人，惟心下温，死三日，复苏。云：“吏人将上天，

见官府，入曲房，房中有层架，其上层有印，中层有剑，使瑀惟意所取；而短不及上层，取剑以出门，吏问：“何得？”云：“得剑，”曰：“恨不得印，可策百神，剑惟得使社公耳。”疾愈，果有鬼来，称社公。

戴洋，字国流，吴兴长城人，年十二，病死。五日而苏。说：“死时，天使其酒藏吏授符篆，给吏从幡麾，将上蓬莱、昆仑、积石、太室、庐、衡等山，既而遣归。”妙解占候。知吴将亡，托病不仕，还乡里，行至濂乡，经老子祠，皆是洋昔死时所见使处，但不复见昔物耳。因问守藏应凤曰：“去二十余年，尝有人乘马东行，经老君祠而不下马，未达桥，坠马死者否？”凤言有之。所问之事，多与洋同。

吴，临海松阳人，柳荣，从吴相张悌至扬州，荣病，死船中，二日，军士已上岸。无有埋之者，忽然大叫，言：“人缚军师！人缚军师！”声甚激扬。遂活。人问之。荣曰：“上天北斗门下卒，见人缚张悌，意中大愕，不觉大叫言。何以缚军师？”门下人怒荣，叱逐使去。荣便怖惧，口余声发扬耳。其日，悌即死战。荣至晋元帝时犹存。

吴国富阳人，马势，姓蒋，村人应病死者，蒋辄恍惚熟眠经日，见病人死，然后省觉。觉，则具说。家中人不信之。语人云：“某中病我欲杀之，怒强，魂难杀，未即死。我入其家内，架上有白米（食卜），几种蛙，我暂过灶下，戏，婢无故犯我，我打其脊，使婢当时闷绝，久之乃苏。”其兄病，在乌衣人令杀之，向其请乞，终不下手。醒，乃语兄云，“当活。”

晋咸宁二年十二月，琅琊颜畿，字世都，得病，就医，张瑳自治，死于张家。棺敛已久。家人迎丧，旛每绕树木而不可解。人咸为之感伤。引丧者忽颠仆，称畿言曰：“我寿命未应死，但服药太多，伤我五脏耳。今当复活，慎无葬也。”其父拊而祝之，曰：“若尔有命，当复更生，岂非骨肉所愿；今但欲还家，不尔葬也。”旛乃解。及还家，其妇梦之曰：“吾当复生，可急开棺。”妇便说之。其夕，母及家人又梦之。即欲开棺，而父不听；其弟含，时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自古有之；今灵异至此，开棺之痛，孰与不开相负？”父母从之。乃共发棺，果有生验，以手刮棺，指爪尽伤，然气息甚微，存亡不分矣，于是急以绵饮沥口，能咽，遂与出之。将护累月，饮食稍多，能开目视瞻，屈伸手足，不与人相绝人，事躬亲侍养，以知名州党。后更衰劣，卒复还死焉。

羊祐，年五岁时，令乳母取所弄金钗，乳母曰：“汝先无此物。”祐即诣邻人李氏东垣桑树中，探得之。主人惊曰：“此吾亡儿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时人异之。

汉末，关中大乱，有发前汉宫人冢者，宫人犹活，既出，平复如旧。魏郭后爱念之，录置宫内，常在左右，问汉时宫中事，说之了了，皆有次绪。郭后崩，哭泣过哀，遂死。

魏时太原发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妇人，将出，与语，生人也。送之京师，问其本事，不知也。视其冢上树木，可三十岁，不知此妇人三十岁，常生于地中耶？将一朝欵生，偶与发冢者会也？

晋世，杜锡，字世嘏，家葬而婢误不得出。后十余年，开冢附葬，而婢尚生。云：“其始如瞑目。有顷，渐觉。”问之，自谓。“当一再宿耳。”初婢埋时，年十五六，及开冢后，姿质如故。更生十五六年，嫁之，有子。

汉桓帝冯贵人，病亡；灵帝时有盗贼发冢，七十余年，颜色如故，但肉小冷；群贼共奸通之，至斗争相杀，然后事觉。后窦太后家被诛，欲以冯贵人配食下邳陈公达；议以贵人虽是先帝所幸，尸体秽污，不宜配至尊，乃以窦太后配食。

吴孙休时，戎将于广陵掘诸冢，取版，以治城，所坏甚多。复发一大冢，内有重阁，户扇皆枢转可开闭，四周为徽道，通车，其高可以乘马，又铸铜人数十，长五尺，皆大冠，朱衣，执剑，侍列。灵坐皆刻铜人。背后石壁，言：殿中将军，或言：侍郎，常侍。似公侯之冢。破其棺，棺中有人，发已班白，衣冠鲜明，面体如生人。棺中云母，厚尺许，以白玉璧三十枚借尸。兵人攀共举出死人，以倚冢壁；有一玉，长尺许，形似冬瓜，从死人怀中透出，堕地；两耳及孔鼻中。皆有黄金，如枣许大。

汉广川王好发冢。发栾书冢，其棺枢盟器，悉毁烂无余；唯有一白狐，见人惊走；左右逐之，不得，戟伤其左足。是夕，王梦一丈夫，须眉尽白，来谓王曰：“何故伤吾左足？”乃以杖叩王左足。王觉，肿痛，即生疮，至死不差。

昔颍氏有三子，死而为疫鬼：一居江水，为疢鬼；一居若水，为魍魉鬼；一居人宫室，善惊小儿，为小鬼。于是正岁，命方相氏帅肆雉以驱疫鬼。挽歌者，丧家之乐，执紼者相和之声也。挽歌辞有薤露，蒿里二章。汉田横门人作。横自杀，门人伤之，悲歌，言：人如薤上露，易稀灭；亦谓人死，精魂归于蒿里。故有二章。阮瞻，字千里，素执无鬼论。物莫能难。每自谓，此理足以辨正幽明。忽有客通名诣瞻，寒温毕，聊谈名理。客甚有才辨，瞻与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复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圣贤所共传，君何得独言无？即仆便是鬼。”于是变为异形，须臾消灭。瞻默然，意色太恶。岁余，病卒。

吴兴施续，为寻阳督，能言论，有门生亦有理意，常秉无鬼论。忽有一黑衣白裕客来，与共语，遂及鬼神。移日，客辞屈。乃曰：“君辞巧，理不足。仆即是鬼。何以云无；问：“鬼何以来？”答曰：“受使来取君。期尽明日食时。”门生请乞，酸苦，鬼问：“有人似君者否？”门生云：“施续帐下都督，与仆相似。”便与俱往，与都督对坐；鬼手中出一铁凿，可尺余，安着都督头，便举椎打之。都督云：“头觉微痛。”向来转剧，食顷，便亡。蒋济，字子通，楚国平阿人也，仕魏，为领军将军。其妇梦见亡儿，涕泣曰：“死生异路，我生时为卿相，子孙今在地下，为泰山伍伯，憔悴困苦，不可复言。今太庙西讴士孙阿，召为泰山令，愿母为白侯，属阿，令转我得乐处。”言讫，母忽然惊寤。明日以白济。济曰：“梦为虚耳，不足怪也。”日暮，复梦曰：“我来迎新君，止在庙下未发之顷，暂得来归。新君，明日中当发。临发多事，不复得归。永辞于此。侯气强难感悟，故自诉于母，愿重启侯：何惜不一试验之？”遂道阿之形状言甚备悉。天明，母重启济：“虽云梦不足怪，此何太适。适，亦何惜不一验之？”济乃遣人诣太庙下，推问孙阿，果得之，形状证验，悉如儿言。济涕泣曰：“几负吾儿。”于是乃见孙阿，具语其事。阿不惧当死，而喜得为泰山令，惟恐济言不信也，曰：“若如节下言，阿之愿也。不知贤子欲得何职？”济曰：“随地下乐者与之。”阿曰：“辄当奉教。”乃厚赏之。言讫，遣还。济欲速知其验，从领军门至庙下，十步安一人，以传消息。辰时，传阿心痛；巳时，传阿剧；日中，传阿亡。济曰：“虽哀吾儿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后月余，儿复来，语母曰：“已得转为录事矣。”

汉，不其县，有孤竹城，古孤竹君之国也，灵帝光和元年，辽西人见辽水中有浮棺，欲斫破之；棺中人语曰：“我是伯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坏我棺椁，是以漂流。汝斫我何为？”人惧，不敢斫。因为立庙祠祀。吏民有欲发视者，皆无病而死。

温序，字公次，太原祈人也，任护军校尉，行部至陇西，为隗嚣将所劫，欲生降之。序大怒，以节挝杀人，贼趋，欲杀序。荀宇止之曰：“义士欲死节。”赐剑，令自裁。序受大剑，衔须着口中，叹曰：“则令须污土。”遂伏剑死。更始怜之，送葬到洛阳城旁，为筑冢。长子寿，为印平侯，梦序告之曰“久客思乡。”寿即弃官，上书乞骸骨，归葬。帝许之。

汉，南阳文颖，字叔长，建安中为甘陵府丞，过界止宿，夜三鼓时，梦见一人跪前曰：“昔我先人，葬我于此，水来湍墓，棺木溺，渍水处半，然无以自温。闻君在此，故来相依，欲屈明日暂住须臾，幸为相迁高燥处。”鬼披衣示颖，而皆沾湿。颖心怆然，即寤。语诸左右曰：“梦为虚耳，亦何足怪。”颖乃还眠向寐处，梦见谓颖曰：“我以穷苦告君，奈何不相慰悼乎？”颖梦中问曰：“子为谁？”对曰：“吾本赵人，今属汪芒氏之神。”颖曰：“子棺今何在？”对曰：“近在君帐北十数步水侧枯杨树下，即是吾也。天将明，不复得见，君必念之。”颖答曰：“喏！”忽然便寤。天明，可发，颖曰：“虽曰梦不足怪，此何太适。”左右曰：“亦何惜须臾，不验之耶？”颖即起，率十数人将导顺水上，果得一枯杨，曰：“是矣。”掘其下，未几，果得棺。棺甚朽坏，没半水中。颖谓左右曰：“向闻于人，谓之虚矣；世俗所传，不可无验。”为移其棺，葬之而去。

汉，九江何敞，为交州刺史，行部到苍梧郡高安县，暮宿鹄奔亭，夜犹未半，有一女从楼下出，呼曰：“妾姓苏，名娥，字始珠，本居广信县修里人。早失父母，又无兄弟，嫁与同县施氏，薄命夫死，有杂缯帛百二十疋，及婢一人，名致富，妾孤穷羸弱，不能自振；欲之傍县卖缯，从同县男子王伯赁牛车一乘，直钱万二千，载妾并缯，令致富执辔，乃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于时日已向暮，行人断绝，不敢复进，因即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之物？丈夫安在？何故独行？”妾应曰：“何劳问之？”寿因持妾臂曰：“少年爱有色，冀可乐也。”妾惧，不从，寿即持刀刺肋下一创，立死。又刺致富，亦死。寿掘楼下，合埋妾在，下，婢在上，取财物去。杀牛，烧车，车缸及牛骨，贮亭东空井中。妾既冤死，痛感皇天，无所告诉，故来自归于明使君。敞曰：“今欲发出汝尸，以何为验？”女曰：“妾上下着白衣，青丝履，犹未朽也，愿访乡里，以骸骨归死夫。”掘之，果然。敞乃驰还，遣吏捕捉，拷问，具服。下广信县验问，与娥语合。寿父母兄弟，悉捕系狱。敞表寿，常律，杀人不至

族诛，然寿为恶首，隐密数年，王法自所不免。令鬼神诉者，千载无一，请皆斩之，以明鬼神，以助阴诛。上报听之。

濡须口有大船，船覆在水中，水小时便出见，长老云：“是曹公船。”尝有渔人，夜宿其旁，以船系之；但闻笛弦歌之音，又香气，非常。渔人始得眠，梦人驱遣，云：“勿近官妓。”相传云：“曹公载妓，船覆于此，至今在焉。”

夏侯恺，字万仁，因病死，宗人儿苟奴，素见鬼，见恺数归，欲取马，并病其妻，着平上帻，单衣，入坐生时西壁大床，就人觅茶饮。

诸仲务，一女，显姨，嫁为米元宗妻，产亡于家。俗闻，产亡者，以墨点面。其母不忍，仲务密自点之，无人见者。元宗为始新县丞，梦其妻来，上床，分明见新白，面上有黑点。

晋世，新蔡王昭平，犍车在厅事上，夜，无故自入斋室中，触壁而出。后又数闻呼噪攻击之声，四面而来。昭乃聚众设弓弩战斗之备，指声弓弩俱发，而鬼应声接矢数枚，皆倒入土中。

吴，赤乌三年，句章民杨度，至余姚，夜行，有一少年，持琵琶，求寄载。度受之。鼓琵琶数十曲，曲毕，乃吐舌，擘目，以怖度而去。复行二十里许，又见一老父，白云：“姓王，名戒。”因复载之。谓曰：“鬼工鼓琵琶，甚哀。”戒曰：“我亦能鼓。”即是向鬼。复擘眼，吐舌，度怖几死。

琅琊秦巨伯，年六十，尝夜行，饮酒，道经蓬山庙，忽见其两孙迎之；扶持百余步，便捉伯颈着地，骂：“老奴！汝某日捶我，我今当杀汝。”伯思，惟某时信捶此孙。伯乃佯死，乃置伯去。伯归家，欲治两孙，两孙惊惋，叩头言：“为子孙宁可有此？恐是鬼魅，乞更试之。”伯意悟，数日，乃诈醉，行此庙间，复见两孙来扶持伯。伯乃急持，鬼动作不得；达家，乃是两人也。伯着火炙之，腹背俱焦坼，出着庭中，夜皆亡去。伯恨不得杀之，后月余，又佯酒醉，夜行，怀刃以去，家不知也，极夜不还，其孙恐又为此鬼所困，乃俱往迎伯，伯竟刺杀之。

汉，武建元年，东莱人，姓池，家常作酒，一日，见三奇客，共持面饭至，索其酒饮。饮竟而去。顷之，有人来，云：“见三鬼酣醉于林中。”

吴先主杀卫兵钱小小，形见大街，顾借赁人吴永，使永送书与街南庙，借木马二匹，以酒喂之，皆成好马，鞍勒俱全。

南阳宋定伯，年少时，夜行，逢鬼，问之。鬼言：“我是鬼。”鬼问：“汝复谁？”定伯诳之，言：“我亦鬼。”鬼问：“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遂行。数里，鬼言：“步行太迟，可共递相担，何如？”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担定伯数里。鬼言：“卿太重，将非鬼也。”定伯言：“我新鬼，故身重耳。”定伯因复担鬼，鬼略无重。如是再三，定伯复言：“我新鬼，不知有何所畏忌？”鬼答言：“惟不喜人唾。”于是共行。道遇水，定伯令鬼先渡，听之，了然无声音。定伯自渡，漕漕作声。鬼复言：“何以有声？”定伯曰：“新死，不习渡水故耳。勿怪吾也。”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担鬼，着肩上，急执之。鬼大呼，声咋咋然，索下，不复听之。径至宛市中下着地，化为一只羊，便卖之，恐其变化，唾之，得钱千五百，乃去。当时石崇有言：“定伯卖鬼，得钱千五。”

吴王夫差，小女，名曰紫玉，年十八，才貌俱美。童子韩重，年十九，有道术，女悦之，私交信问，许为之妻。重学于齐，鲁之间，临去，属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与。女玉结气死，葬阖门之外。三年，重归，诘其父母；父母曰：“王大怒，玉结气死，已葬矣。”重哭泣哀恸，具牲币往吊于墓前。玉魂从墓出，见重流涕，谓曰：“昔尔行之后，令二亲从王相求，度必克从大愿；不图别后遭命，奈何！”玉乃左顾，宛颈而歌曰：“南山有乌，北山张罗；乌既高飞，罗将奈何！意欲从君，谗言孔多。悲结生疾，没命黄垆。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长，名为凤凰；一日失雄，三年感伤；虽有众鸟，不为匹双。故见鄙姿，逢君辉光。身远心近，何当暂忘。”歌毕，歔歔流涕，要重还家。重曰：“死生异路，惧有尤愆，不敢承命。”玉曰：“死生异路，吾亦知之；然今一别，永无后期。子将畏我为鬼而祸子乎？欲诚所奉，宁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还家。玉与之饮燕，留三日三夜，尽夫妇之礼。临出，取径寸明珠以送重曰：“既毁其名，又绝其愿，复何言哉！时节自爱。若至吾家，致敬大王。”重既出，遂诣王自说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既死，而重造讹言，以玷秽亡灵，此不过发冢取物，托以鬼神。”趣收重。重走脱，至玉墓所，诉之。玉曰：“无忧。今归白王。”王妆梳，忽见玉，惊愕悲喜，问曰：“尔缘何生？”玉跪而言曰：“昔诸生韩重来求玉，大王不许，玉名毁，义绝，自致身亡。重从远还，闻玉已死，故赍牲币，诣冢吊唁。感其笃，终辄与相见，因以珠遗之，不为发冢。愿勿推治。”夫人闻之，出而抱之。玉如烟然。

陇西辛道度者，游学至雍州城四五里，比见一大宅，有青衣女子在门。度诣门下求餐。女子入告秦女，女命召入。度趋入阁中，秦女于西榻而坐。度称姓名，叙起居，既毕，命东

榻而坐。即治饮饌。食讫，女谓度曰：“我秦闵王女，出聘曹国，不幸无夫而亡。亡来已二
十三年，独居此宅，今日君来，愿为夫妇，经三宿。”三日后，女即自言曰：“君是生人，
我将何表信于郎？”即命取床后盒子，开之，取金枕一枚，与度为信。乃分袂泣别，即遣青衣送
至秦国，以枕于市，货之，恰遇秦妃东游，亲见度卖金枕，疑而索看。诘度何处得来？度具以看
之，交情宛若。秦妃始信之。叹曰：“我女大圣，死经二十三年，犹能与生人交往。此是我
真女婿也。”遂封度为驸马都尉，赐金帛车马，令还本国。因此以来，后人名女婿为“驸
马”；今之国婿亦为“驸马”矣。

汉谈生者，年四十，无妇，常感激读诗经，夜半，有女子，年可十五六，姿颜服饰，
天下无双，来就生为夫妇，言曰：“我与不同，勿以火照我也，三年之后，方可照耳。
”与为夫妇，生一儿，已二岁，不能忍，夜伺其寝后，盗照视之。其腰已上生肉，如人，
腰已下，但有枯骨。妇觉，遂言曰：“君负我。我垂生矣，何不能忍一岁，而竟相照也？”
生辞谢涕泣，不可复止。云：“与君虽大义永离；然顾念我儿若贫不能自借活者，暂随我
去，方遗君物。”生随之去，入华堂，室宇器物不凡。以一珠袍与之，曰：“可以自给。”
裂取得在？此必发冢。”乃取拷之。生具以实对。王犹不信，乃视女冢，冢完如故，发视
之，棺盖下果得衣裾，呼其儿视，正类王女王乃信之，即召谈生，复赐遗之，以为女婿。表
其儿为郎中。

卢充者，范阳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年二十，先冬至一日，出宅西猎戏，见
一獐，举弓而射，中之，獐倒，复起。充因逐之，不觉远，忽见道北一里许，高门瓦屋，四
周有如府舍，不复见獐。门中一铃下，唱客前。充曰：“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
充曰：“我衣恶，那得见少府？”即有一人提一幘新衣，曰：“府君以此遗郎。”充便着
充讫，进见少府。展姓名。酒炙数行。谓充曰：“尊府君不以仆门鄙陋，近得书，为君索小女
婚，故相迎耳。”便以书示充。充，父亡时虽小，然已识父手迹，即歔歔无复辞免。便敕
内：“卢郎已来，可令女郎妆严。”且语充云：“君可就东廊，及至黄昏。”内白：“女郎
妆严已毕。”充既至东廊，女已下车，立席头，却共拜。时为三日，给食三日，崔谓充
曰：“君可归矣。女有娠相，若生男，当以相还，无相疑。生女，当留自养。”敕外严车送
客。充便辞出。崔送至中门，执手涕零。出门，见一犊车，驾青衣，又见本所着衣及弓箭，
故在门外。寻传教将一人提幘衣与充，相问曰：“姻援始尔，别甚怅恨。今复致衣一袭，被
褥自副。”充上车，去如电逝，须臾至家。家人相见，悲喜推问，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
追以懊惋。别后四年，三月三日，充临水戏，忽见水旁有二犊车，乍沈乍浮，既而近岸，同
坐皆见，而充往开车后户，见崔氏女与三岁男共载。充见之，忻然欲捉其手，女举手指后车
曰：“府君见人。”即见少府。充往问讯，女抱儿还。充又与金碗，并赠诗曰：“煌煌灵芝
质，光丽何猗猗！华艳当时显，嘉异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荣耀长幽灭，世路
永无施。不悟阴阳运，哲人忽来仪。会浅离别速，皆由灵与只。何以赠余亲，金碗可颐儿。
恩爱从此别，断肠伤肝脾。”充取儿，碗及诗，忽然不见二车处。充将儿还，四坐谓是鬼
魅，金遥唾之。形如故。问儿：“谁是汝父？”儿径就充怀。众初怪恶，传省其诗，慨然叹
死生之玄通也。充后乘车入市，卖碗，高举其价，不欲速售，冀有识。歎有一老婢识此，还
白大家曰：“市中见一人，乘车，卖崔氏女郎棺中碗。”大家，即崔氏亲姨母也，遣儿视
之，果如其婢言。上车，叙姓名，语充曰：“昔我姨嫁少府，生女，未出而亡。家亲痛之，
赠一金碗，着棺中。可说得碗本末。”充以事对。此儿亦为之悲咽。赍还白母，母即令诣充
家，迎儿视之。诸亲悉集。儿有崔氏之状，又复似充貌。儿、碗俱验。姨母曰：“我外甥三
月未间产。父曰春，暖温也。愿休强也。”即字温休。温休者，盖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儿
遂成令器。历郡守二千石，子孙冠盖相承。至今其后植，字子干，有名天下。

后汉时，汝南汝阳西门亭，有鬼魅，宾客止宿，辄有死亡。其厉，厌者皆亡发，失精。
寻问其故，云：“先时颇已有怪物。其后，郡侍奉掾宜禄郑奇来，去亭六七里，有一端正妇
人乞寄载，奇初难之，然后上车，入亭，趋至楼下。亭卒白：“楼不可上。”奇云：“吾不
恐也。”时亦昏冥，遂上楼，与妇人栖宿。未明，发去。亭卒上楼扫除，见一死妇，大惊，
走白亭长。亭长击鼓，会诸庐吏，共集诊之。乃亭西北八里吴氏妇，新亡，夜临殡，火灭，
及火至，失之。其家即持去。奇发，行数里，腹痛，到南顿利阳亭，加剧，物故。楼遂无敢
复上。

颍川钟繇，字符常，尝数月不朝会，意性异常。或问其故。云：“常有好妇来，美丽非
凡。”问者曰：“必是鬼物，可杀之。”妇人后往，不即前，止户外。繇问：“何以？”
曰：“公有相杀意。”繇曰：“无此。”勤勤呼之，乃入。繇意恨，有不忍之，然犹之。
伤脾。妇人即出，以新绵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寻迹之，至一大家，木中有好妇人，形体

如生人，着白练衫，丹绣裯裆，伤左髀，以裯裆中绵拭血。

陈国张汉直到南阳从京兆尹延叔坚学左氏传。行后，数月，鬼物持其妹，为之扬言曰：“我病死。丧在陌上，常苦饥寒。操二三量‘不借，’挂屋后楮上。传子方送我五百钱，在北塘下，皆亡取之。又买李幼一头牛，本券在书篋中。”往索取之，悉如其言。妇尚不知有此妹，新从巩(革改耳)家来，非其所及。家人哀伤，益以为审。父母诸弟衰经到来迎丧，去舍数里，遇汉直与诸生十余人相追。汉直顾见家人，怪其如此。家见汉直，谓其鬼也。怅惘良久。汉直乃前为父拜说其本末。且悲且喜。凡所闻见，若此非一。得知妖物之为。

汉，陈留外黄范丹，字史云，少为尉，从佐使檄谒督邮，丹有志节，自恚为厮役小吏，乃于陈留大泽中，杀所乘马，捐弃官帻，诈逢劫者，有神下其家曰：“我史云也。为劫人所杀。疾取我衣于陈留大泽中。”家取得一帻。丹遂之南郡，转入三辅，从英贤游学十三年，乃归。家人不复识焉。陈留人高其志行，及没，号曰贞节先生。

吴人费季，久客于楚，时道多劫，妻常忧之。季与同辈旅宿庐山下，各相问出家几时。季曰：“吾去家已数年矣。临来，与妻别，就求金钗以行。欲观其志当与吾否耳。得钗，乃以着户楣上。临发，失与道，此钗故当在户上也。”尔夕，其妻梦季曰：“吾行遇盗，死，已二年。若不信吾言，吾行时，取汝钗，遂不以行，留在户楣上，可往取之。”妻觉，揣钗，得之家，遂发丧。后一年余，季乃归还。

宿中夜，告苏公曰：“贤女令色，意甚钦之。此夕能令暂出否？”主人以其乡里贵人，便尔宿令女出从之。往造定国。定国大惊曰：“都未尝面命。何由便尔？此必有异。”具说之。定国曰：“仆宁肯请人之父而淫人之女。若复见来，便当斫之。”后果得怪。

吴孙皓世，淮南内史朱诞，字永长，为建安太守。诞给使妻有鬼病，其夫疑之为奸；后出行，密穿壁隙窥之，正见妻在机中织，遥瞻桑树上，向之言笑。给使仰视树上，有一年少人，可十四五，衣青衿袖，青幪头。给使以为信人也，张弩射之，化为鸣蝉，其大如箕，翔语曰：“何以不复见汝？”其一，即树上小儿也。答曰：“前不幸为人所射，病疮积时。”彼儿曰：“今何如？”曰：“赖朱府君梁上膏以傅之，得愈。”给使白诞曰：“人盗君膏药，颇知之否？”诞曰：“吾膏久致梁上，人安得盗之？”给使曰：“不然。府君视之。”诞殊不信，试为视之，封题如故。诞曰：“小人故妄言，膏自如故。”给使曰：“试开之。”则膏去半。为培刮，见有趾迹。诞因大惊。乃详问之。具道本末。

魏时，嘉兴倪彦思居县西挺里，忽见鬼魅入其家，与人语，饮食如人，惟不见形彦思奴婢有窃骂大家者。云：“今当以语。”彦思治之，无敢詈之者。彦思有小妻，魅从求之，彦思乃迎道士逐之。酒馔既设，魅乃取厕中草粪，布着其上。道士便盛击鼓，召请诸神。魅乃取伏虎于神座上吹作角声音。有顷，道士忽觉背上冷，惊起解衣，乃伏虎也。于是道士罢去。彦思夜于被中窃与姬语，共患此魅。魅即屋梁上谓彦思曰：“汝与妇道吾，吾今当截汝屋梁。”即隆隆有声。彦思惧梁断，取火照视，魅即灭火。截梁声愈急。彦思惧屋坏，大小悉遣出，更取火视，梁如故。魅大笑，问彦思：“复道吾否？”郡中典农闻之曰：“此神正当是狸物耳。”魅即往谓典农曰：“汝取官若干百斛谷，藏着某处，为吏污秽，而敢论吾！今当白于官，将人取汝所盗谷。”典农大怖而谢之。自后无敢道者。三年后，去，不知所

在。魏，黄初中，顿邱界，有人骑马夜行，见道中有一物，大如兔，两眼如镜，跳跃马前，令不得前。人遂惊惧，堕马。魅便就地捉之。惊怖，暴死。良久得苏。苏，已失魅，不知所

在。乃更上马前行。数里，逢一人，相问讯已，因说向者事变如此，今相得为伴，甚欢。人曰：“我独行，得君为伴，快不可言。君马行疾，且前，我在后相随也。”遂共行。语曰：“向者物何如，乃令君怖惧耶？”对曰：“其身如兔，两眼如镜，形甚可恶。”伴曰：“试顾视我耶？”人顾视之，犹复是也。魅便跳上马。人遂坠地，怖死。家人怪马独归，即行推索，乃于道边得之。宿昔乃苏，说状如是。

袁绍，字本初，在冀州，有神出河东，号度朔君，百姓共为立庙。庙有主簿大福。陈留蔡庸为清河太守，过谒庙，有子，名道，亡已三十年，度朔君为庸设酒曰：“贵子昔来，欲相见。”须臾子来。度朔君自云：“父祖昔作兖州，”有一士，姓苏，母病，往祷。主簿云：“君逢天士留待。”闻西北有鼓声，而君至。须臾，一客来，着皂角单衣，头上五色毛，长数寸。去后，复一人，着白布单衣，高冠，冠似鱼头，谓君曰：“昔临庐山，共食白李，忆之未久，已三千岁。日月易得，使人怅然。”去后，君谓士曰：“先来，南海君也。”士是书生，君明通五经，善礼记，与士论礼，士不如也。士乞救母病。君曰：“卿所居东，有故桥，人坏之，此桥所行，卿母犯之，能复桥，便差。”曹公讨袁谭，使人从庙换千疋绢，君不与。曹公遣张合毁庙。未至百里，君遣兵数万，方道而来。合未达二里，云雾绕合军，不知庙处。君语主簿：“曹公气盛，宜避之。”后苏并邻家有神下，识君声，云：“

昔移入湖，阔绝三年，乃遣人与曹公相闻，欲修故庙，地衰，不中居，欲寄住。”公曰：“甚善。”治城北楼以居之。数日，曹公猎得物，大如麕，大足，色白如雪，毛软滑可爱。公以摩面，莫能名也。夜闻楼上哭云：“小儿出行不还。”公拊掌曰：“此子言真衰也。”晨将数百犬，绕楼下，犬得气，冲突内外。见有物，大如驴，自投楼下。犬杀之。庙神乃绝。

临川陈臣家大富，永初元年，臣在斋中坐，其宅内有一町筋竹，白日忽见一人，长丈余，面如“方相”，从竹中出。径语陈臣：“我在家多年，汝不知；今辞汝去，当令汝知之。”去一月许日，家大失火，奴婢顿死。一年中，便大贫。

东莱有一家姓陈，家百余口，朝炊釜，不沸。举甑看之，忽有一白头公，从釜中出。便诣师卜。卜云：“此大怪，应灭门。便归，大作械，械成，使置门壁下，坚闭门，在内，有马骑麾盖来扣门者，慎勿应。”乃归，合手伐得百余械，置门屋下。果有人至，呼。不应。主帅大怒，令缘门入，从人窥门内，见大小械百余，出门还说如此。帅大惶惋，语左右云：“教速来，不速来，遂无一人当去，何以解罪也？从此北行可八十里，有一百三口，取以当之。”后十日，此家死亡都尽。此家亦姓陈云。

晋惠帝永康元年，京师得异鸟，莫能名。赵王伦使人持出，周旋城邑市，以问人。即日，宫西有一小儿见之，遂自言曰：“服留鸟。”持者还白伦。伦使更求，又见之。乃将入宫。密笼鸟，并闭小儿于户中。明日往视：悉不复见。

南康郡南东望山，有三人入山，见山顶有果树，众果毕植，行列整齐如人行，甘子正熟。三人共食，致饱，乃怀二枚，欲出示人。闻空中语云：“催放双甘，乃听汝去。”

秦瞻，居曲阿彭皇野，忽有物如蛇，突入其脑中。蛇来，先闻臭气，便于鼻中入，盘其头中。觉哄哄。仅闻其脑闲食声啞啞。数日而出。去，寻复来。取手巾缚鼻口，亦被入。积年无他病，唯患头重。

魏，景初中，咸阳县吏家有怪。每夜无故闻拍手相呼。伺，无所见。其母，夜作，倦，就枕寝息；有顷，复闻灶下有呼声曰：“文约何以不来？”头下枕应曰：“我见枕，不能往。汝可来就我饮。”至明，乃（食卜）缶也。即聚烧之。其怪遂绝。

魏郡张奋者，家本巨富，忽衰老，财散，遂卖宅与程应。应入居，举家病疾，转卖邻人阿文。文先独持大刀，暮入北堂中梁上，至三更竟，忽有一人长丈余，高冠，黄衣，升堂，呼曰：“细腰！”细腰应诺。曰：“舍中何以有生人气也？”答曰：“无之。”便去。须臾，有一高冠，青衣者。次之，又有高冠，白衣者。问答并如前。及将曙，文乃下堂中，如向法呼之，问曰：“黄衣者为谁？”曰：“金也。在堂西壁下。”“青衣者为谁？”曰：“钱也。在堂前井边五步。”“白衣者为谁？”曰：“银也。在墙东北角柱下。”“汝复为谁？”曰：“我，杵也。今在灶下。”及晓，文按次掘之：得金银五百斤，钱千万贯。仍取杵焚之。由此大富。宅遂清宁。

秦时，武都故道，有怒特祠，祠上生梓树，秦文公二十七年，使人伐之，辄有大风雨，树创随合，经日不断。文公乃益发卒，持斧者至四十人，犹不断。士疲，还息；其一人伤足，不能行，卧树下，闻鬼语树神曰：“劳乎？攻战！”其一人曰：“何足为劳。”又曰：“秦公将必不休，如之何？”答曰：“秦公其如予何。”又曰：“秦若使三百人，被发，以朱丝绕树，赭衣，灰盆伐汝，汝得不困耶？”神寂无言。明日，病人语所闻。公于是令人皆衣赭，随斫，盆以灰，树断。中有一青牛出，走入丰水中。其后，青牛出丰水中，使骑击之，不胜；有骑堕地，复上，髻解，被发，牛畏之，乃入水，不敢出。故秦自是置“旄头”骑。

庐江龙舒县陆亭流水边，有一大树，高数十丈，常有黄鸟数千枚巢其上，时久旱，长老共相谓曰：“彼树常有黄气，或有神灵，可以祈雨。”因以酒脯往亭中。有寡妇李宪者，夜起，室中忽见一妇人，着绣衣，自称曰：“我，树神黄祖也。能兴云雨，以汝性洁，佐汝为生。朝来父老皆欲祈雨，吾已求之于帝，明日日中，大雨。”至期，果雨。遂为立祠。宪曰：“诸卿在此，吾居近水，当致少鲤鱼。”言讫，有鲤鱼数十头，飞集堂下，坐者莫不惊悚。如此岁余，神曰：“将有兵，今辞汝去。”留一玉环曰：“持此可以避难。”后刘表、袁术相攻，龙舒之民皆徙去，唯宪里不被兵。

魏，桂阳太守江夏张辽，字叔高，去鄱陵，家居，买田，田中有大树，十余围，枝叶扶疏，盖地数亩，不生谷。遣客伐之。斧数下，有赤汁六七斗出，客惊怖，归白叔高。叔高大怒曰：“树老汁赤，如何得怪？”因自严行复斫之。血大流洒。叔高使先斫其枝，上有一空处，见白头公，可长四五尺，突出，往赴叔高。高以刀逆格之，如此，凡杀四五头，并死。左右皆惊怖伏地。叔高神虑怡然如旧。徐熟视，非人，非兽。遂伐其木。此所谓木石之怪夔魍魎者乎？是岁应司空辟侍御史兖州刺史以二千石之尊，过乡里，荐祝祖考，白日绣衣荣羨，竟无他怪。

吴先主时，陆敬叔为建安太守，使人伐大樟树，下数斧，忽有血出，树断，有物，人面，狗身，从树中出。敬叔曰：“此名‘彭侯。’”乃烹食之。其味如狗。白泽图曰：“木之精名‘彭侯，’状如黑狗，无尾，可烹食之。”

吴时。有梓树，巨围，叶广丈余，垂柯数亩；吴王伐树作船，使童男女三十人牵挽之，船自飞下水，男女皆溺死。至今潭中时有唱唤督进之音也。

董仲舒下帷讲诵，有客来诣，舒知其非常客。又云：“欲雨。”舒戏之曰：“巢居知风，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则是鼯鼠。”客遂化为老狸。

张华，字茂先，晋惠帝时为司空，于时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狐，积年，能为变幻，乃变作一书生，欲诣张公。过问墓前华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见张司空否？”华表曰：“子之妙解，无为不可。但张公智度，恐难笼络。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但丧子千岁之质，亦当深误老表。”狐不从，乃持刺谒华。华见其总角风流，洁白如玉，举动容止，顾盼生姿，雅重之。于是论及文章，辨校声实，华未尝闻。比复商略三史，探颐百家，谈老、庄之奥区，披风、雅之绝旨，包十圣，贯三才，箴八儒，撝五礼，华无不声屈滞。乃叹曰：“天下岂有此少年！若非鬼魅则是狐狸。”乃扫榻延留，留人防护。此生乃曰：“明公当尊贤容众，嘉善而矜不能，奈何憎人学问？墨子兼爱，其若是耶？”言卒，便求退。华已使人防门，不谋之士望门而不进。深为明公惜之。”华不应，而使人防御甚严。时丰城令雷焕，字孔章，博物士也，来访华；华以书生白之。孔章曰：“若疑之，何不呼猎犬试之？”乃命犬以试，竟无惮色。狐曰：“我天生才智，反以为妖，以犬试我，遮莫千试，万虑，其能为患乎？”华闻，益怒曰：“此必真妖也。闻魍魎忌狗，所别者数百年物耳，千年老精，不能复别；惟得千年枯木照之，则形立见。”孔章曰：“千年神木，何由可得？”华曰：“世传燕昭王墓前华表木已经千年。”乃遣人伐华表，使人欲至木所，母空中有一青衣小儿来，问使曰：“君何来也？”使曰：“张司空有一少年来谒，多才，巧辞，疑是妖魅；使我取华表照之。”

青衣曰：“老狐不智，不听我言，今日祸已及我，其可逃乎！”乃发声而泣，倏然不见。使乃伐其木，血深；便将木归，燃之以照书生，乃一斑狐。华曰：“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可复得。”乃烹之。

晋时，吴兴一人有二男，田中作，时尝见父来骂詈赶打之。童以告母。母问其父。父大惊，知是鬼魅。便令儿斫之。鬼便寂不复往。父忧，恐儿为鬼所困，便自往看。儿谓是鬼，便杀而埋之。鬼便遂归，作其父形，且语其家，二儿已杀妖矣。儿暮归，共相庆贺，积年不觉。后有一法师过其家，语二儿云：“君尊侯有大邪气。”儿以白父，父大怒。儿出以语师，令速去。师遂作声入，父即成大老狸，入床下，遂擒杀之。向所杀者，乃真父也。改殡治服。一儿遂自杀，一儿忿懊，亦死。

句容县麋村民黄审，于田中耕，有一妇人过其田，自滕上度，从东适下而复还。审初谓是人。日日如此，意甚怪之。审因问曰：“妇数从何来也？”妇人少住，但笑而不言，便去。审愈疑之。预以长镰伺其还，未敢斫妇，但斫所随婢。妇化为狸，走去。视婢。乃狸尾耳。审追之，不及。后人见此狸出坑头，掘之，无复尾焉。

博陵刘伯祖为河东太守，所止承尘上有神，能语，常呼伯祖与语，及京师诏书诰下消息，辄预告伯祖。伯祖问其所食啖。欲得羊肝。乃买羊肝于前，切之齏，随刀不见。尽两羊肝。忽有一老狸，眇眇在案前，持刀者欲举刀斫之，伯祖呵止，自着承尘上。须臾大笑曰：“向者啖羊肝，醉，忽失形与府君相见。大惭愧。”后伯祖当为司隶，神复先语伯祖曰：“某月某日，诏书当到。”至期，如言。及入司隶府，神随遂在承尘上，辄言省内事。伯祖大恐怖。谓神曰：“今职在刺举，若左右贵人闻神在此，因以相害。”神答曰：“诚如府君所虑。当相舍去。”遂即无声。

后汉建安中，沛国郡陈羨为西海都尉，其部曲王灵孝无故逃去。羨欲杀之。居无何，孝复逃走。羨久不见，囚其妇，妇以实对。羨曰：“是必魅将去，当求之。”因将步骑数十，领猎犬，周旋于城外，求索。果见孝于空冢中。闻人犬声，怪遂避去。羨使人扶孝以归，其形颇象狐矣。略不复与人相应，但啼呼“阿紫。”阿紫，狐字也。后十余日，乃稍稍了悟。云：“狐始来时，于屋曲角鸡栖间，作好妇形，自称阿紫，招我。如此非一。忽然便随去，即为妻，暮辄与共还其家。遇狗不觉云。乐无比也。”道士云：“此山魅也。”名山记曰：“狐者，先古之淫妇也，其名曰阿紫化而为狐。”故其怪多自称阿紫。

南阳西郊有一亭，人不可止，止则有祸，邑人宋大贤以正道自处，尝宿亭楼，夜坐鼓琴，不设兵仗，至夜半时，忽有鬼来登梯，与大贤语，目，磋齿，形貌可恶。大贤鼓琴如故。鬼乃去。于市中取死人头来，还语大贤曰：“宁可少睡耶？”因以死人头投大贤前。大贤曰：“甚佳！我暮卧无枕，正欲得此。”鬼复去。良久乃还，曰：“宁可共手搏耶？”大贤曰：“善！”语未竟，鬼在前，大贤便逆捉其腰。鬼但急言死。大贤遂杀之。明日视之，乃老狐也。自是亭舍更无妖怪。

北部督邮西平到伯夷，年三十许，大有才决，长沙太守到若章孙也，日晡时，到亭，敕前导人且止。录事掾曰：“今尚早，可至前亭。”曰：“欲作文书。”便留，吏卒惶怖，言当解去。传云：“督邮欲于楼上观望，亟扫除。”须臾，便上。未暝，楼镫阶下，复有火敕云：“我思道，不可见火，灭去。”吏知必有变，当用赴照，但藏置壶中。日既暝，整服坐，诵六甲、孝经、易本讠，卧。有顷，更转东首，以擎巾结两足帻冠之，密拔剑解带。夜时，有正黑者四五尺，稍高，走至柱屋，因覆伯夷伯夷持被掩之，足跌脱，几失，再三以剑带击魅脚，呼下火照上。视之，老狐，正赤，略无衣毛。持下烧杀。明旦，发楼屋，得所髡人髻百余。因此遂绝。

吴中有一书生，皓首，称胡博士，教授诸生。忽复不见。九月初九日，士人相与登山游观，闻讲书声；命仆寻之，见空冢中群狐罗列，见人即走，老狐独不去，乃是皓首书生。陈郡谢鲲，谢病去职，避地于豫章，尝行经空亭中，夜宿。此亭，旧每杀人，夜四更，有一黄衣人呼鲲字云：“幼舆！可开户。”鲲澹然无惧色，令申臂于窗中。于是授腕。鲲即极力而牵之。其臂遂脱。乃还去。明日看，乃鹿臂也。寻血取获。尔后此亭无复妖怪。

晋有一士人姓王，家在吴郡，还至曲阿，日暮，引船上，当大埭，见埭上有一女子，年十七八，便呼之，留宿。至晓，解金铃系其臂，使人随至家，都无女人。因逼猪栏中，见母猪臂有金铃。

汉，齐人梁文，好道，其家有神祠，建室三四间，座上施阜帐，常在其中，积十数年，后因祀事，帐中忽有人语，自呼高山君，大能饮食，治病有验。文奉事甚肃。积数年，得进其帐中，神醉，文乃乞得奉见颜色。谓文曰：“授手来！”文纳手，得持其颐，髭须甚长；文渐绕手，卒然引之，而闻作羊声。座中惊起，助文引之，乃袁公路家羊也，失之七八年，不知所在。杀之，乃绝。

北平田琰，居母丧，恒处庐向。一暮夜，忽入妇室，密怪之曰：“君在毁灭之地，幸可不甘。”琰不听而合。后琰暂入，不与妇语。妇怪无言，并以前事责之。琰知鬼魅。临暮，竟未眠，衰服挂庐。须臾，见一白狗，攫庐衔衰服，因变为人，着而入。琰随后逐之，见犬

将升妇床，便打杀之，妇羞愧而死。

司空南阳来季德，停丧在殡，忽然见形坐祭床上，颜色服饰声气，熟是也，孙儿妇女，以次教戒，事有条贯。鞭朴奴婢，皆得其过。饮食既绝，辞诀而去。家人大小，哀割断绝。如是数年。家益厌苦。其后饮酒过多，醉而形露，但得老狗。便共打杀。因推问之，则里中沽酒家狗也。

山阳王瑚。字孟璉，为东海兰陵尉，夜半时。辄有黑帻白单衣吏，诣县，叩阁。迎之，则忽然不见。如是数年。后伺之，见一老狗，白躯犹故，至阁，便为人。以白孟璉，杀之，乃绝。

桂阳太守李叔坚，为从事，家有犬，人行。家人言：“当杀之。”叔坚曰：“犬马喻君子。犬见人行，效之，何伤！”顷之，狗戴叔坚冠走。家大惊。叔坚云：“误触冠缨挂之耳。”狗又于灶前畜火。家益怔营。叔坚复云：“儿婢皆在田中，狗助畜火，幸可不烦邻里。此有何恶。”数日，狗自暴死。卒无纤芥之异。

吴郡无锡有上湖大陂，陂吏丁初天，每大雨，辄循堤防。春盛雨，初出行塘，日暮回，有一妇人，上下青衣，戴青伞，追后呼：“初掾待我。”初时怅然，意欲留俟之。复疑本不见此，今忽有妇人，冒阴雨行，恐必鬼物。初便疾走。顾视妇人，追之亦急。初因急行，走之转远；顾视妇人，乃自投陂中，泛然作声，衣盖飞散。视之，是大苍獭，衣伞皆荷叶也。此獭化为人形，数媚年少者也。

魏齐王芳正始中，中山王周南，为襄邑长，忽有鼠从穴出，在厅事上语曰：“王周南！尔以某月某日当死。周南急往，不应。鼠还穴。后至期，复出，更冠帻皂衣而语曰：“周南！尔日中当死。”亦不应。鼠复入穴。须臾，复出，出，复入，转行，数语如前。日适中。鼠复曰：“周南！尔不应死，我复何道！”言讫，颠蹶而死。即失衣冠所在。就视之，与常鼠无异。

安阳市城南有一亭，夜不可宿；宿，辄杀人。书生明术数，乃过宿之，亭民曰：“此不可宿。前后宿此，未有活者。”书生曰：“无苦也。吾自能谐。”遂住廨舍。乃端坐，诵书。良久乃休。夜半后，有一人，着皂单衣，来，往户外，呼亭主。亭主应诺。“见亭中有人耶？”答曰：“向者有一书生在此读书。适休，似未寝。”乃暗嗟而去，须臾，复有一人，冠赤帻者，呼亭主。问答如前。复暗嗟而去。既去，寂然。书生知无来者，即起，诣向者呼处，效呼亭主。亭主亦应诺。复云：“亭中有人耶？”亭主答如前。乃问曰：“向黑衣来者谁？”曰：“北舍母猪也。”又曰：“冠赤帻来者谁？”曰：“西舍老雄鸡父也。”曰：“汝复谁耶？”曰：“我是老蝎也。”于是书生密便诵书。至明不敢寐。天明，亭民来视，惊曰：“君何得独活？”书生曰：“促索剑来，吾与卿取魅。”乃握剑至昨夜应处，果得老蝎，大如琵琶，毒长数尺。西舍，得老雄鸡父；北舍，得老母猪，凡杀三物，亭毒遂静，永无灾横。

吴时，庐陵郡都亭重屋中，常有鬼魅，宿者辄死。自后使官，莫敢入亭止宿。时丹阳人汤应者，大有胆武，使至庐陵，便止亭宿。吏启不可。应不听。进从者还外，惟持一大刀，独处亭中。至三更。竟忽闻有叩阁者。应遥问是谁？答云：“部郡相闻。”应使进。致词而去。顷间，复有叩阁者如前，曰：“府君相闻。”应复使进。身着皂衣。去后，应谓是人，了无疑也。旋又有叩阁者，云：“部郡府君相诣。”应乃疑曰：“此夜非时，又部郡府君不应同行。”知是鬼魅。因持刀迎之。见二人皆盛衣服，俱进，坐毕，府君者便与应谈。谈未竟，而部郡忽起至应背后，应乃回顾，以刀逆击，中之。府君下坐走出。应急追至亭后墙下，及之，斫伤数下，应乃还卧。达曙，将人往寻，见有血迹，皆得之云。称府君者，是一老豨也；部郡者，是一老狸也。自是遂绝。

东越闽中，有庸岭，高数十里，其西北隙中，有大蛇，长七八丈，大十余围，土俗常惧。东治都尉及属城长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福，或与人梦，或下谕巫祝，欲得啖童女。年十二者，都尉令长并共患之，然气厉不息，共请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养之，至乐。八月朝，祭送蛇穴，蛇出吞啮之。累年如此，已用九女。尔时预复募索，未得其女。将乐县李诞家，有六女，无男，其小女名寄，应募欲行。父母不闻，寄曰：“父母无相，惟生六女，无有一男。虽有如无。女无缙萦，济父母之功，既不能供养，徒费衣食，生无所益，不如早死；卖寄之身，可得少钱，以供父母，岂不善耶！”父母慈怜，终不听去。寄自潜行，不用可禁止。寄乃告请好剑及咋蛇犬，至八月朝，便诣庙中坐，怀剑，将犬，先将数石米糝，用蜜(麦少)灌之，以置穴口，蛇便出。头大如困，目如二尺镜，闻瓷香气，先啖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啮咋，寄从后研得数创，疮痛急，蛇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视穴，得其九女髑髅，悉举出，咤言曰：“汝曹怯弱，为蛇所食，甚可哀愍。”于是寄女缓步而归。越王闻之，聘寄女为后，指其父为将乐令，母及姊皆有赏赐。自是东治无复妖邪之物。其歌谣至今存焉。

晋武帝咸宁中，魏舒为司徒，府中有二大蛇，长十许丈，居厅事平椽上，止之数年，而人不知，但怪府中数失小儿，及鸡犬之属。后有一蛇夜出，经柱侧伤于刃，病不能登，于是觉之。发徒数百，攻击移时，然杀之。视所居，骨骼盈宇之间。于是毁府舍更立之。

汉武帝时张宽为扬州刺史。先是，有二老翁争山地，诣州，讼疆界，连年不决，宽视事，复来。宽窥二翁，形状非人，令卒持杖戟将入问“汝等何精？”翁走。宽呵格之，化为二蛇。

荥阳人张福船行，还野水边，夜有一女子，容色甚美，自乘小船来投福，云：“日暮，畏虎，不敢夜行。”福曰：“汝何姓？作此轻行。无笠，雨驶，可入船就避雨。”因共相调，遂入就福船寝。以所乘小舟，系福船边，三更许，雨晴，月照，福视妇人，乃是一大鼉枕臂而卧福惊起，欲执之，遽走入水。向小舟是一枯槎段，长丈余。

丹阳道士谢非往石城买台釜，还，日暮，不及至家；山中庙舍于溪水上，入中，宿，大声语曰：“吾是天帝使者，停此宿，犹畏人劫夺其釜，意苦搔搔不安。”二更中，有来至庙门者，呼曰：“何铜？”铜应喏。曰：“庙中有人气，是谁？”铜云：“有人。言是天帝使者。”少顷便还。须臾又有来者，呼铜问之，如前。铜答如故。复叹息而去。非惊扰不得眠。遂起，呼铜问之：“先来者谁？”答言：“是水边穴中白鼉。”“汝是何等物？”答言：“是庙北岩嵌中龟也。”非皆阴识之。天明，便告居人言：“此庙中无神，但是龟鼉之辈，徒费酒食祀之。急具锤来，共往伐之。”诸人亦颇疑之，于是并会伐掘，皆杀之。遂坏庙，绝祀。自后安静。

孔子厄于陈，弦歌于馆，中夜，有一人长九尺余，着皂衣，高冠，大咤，声动左右。子贡进问“何人耶？”便提子贡而挟之。子路引出与战于庭，有顷，未胜，孔子察之，见其甲车间时时开如掌，孔子曰：“何不探其甲车，引而奋登？”子路引之，没手仆于地。乃是大鯀鱼也。长九尺余。孔子曰：“此物也，何为来哉？吾闻物老。则群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来也，岂以吾遇厄，绝粮，从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龟蛇鱼鳖草木之属，久者神皆凭依，能为妖怪，故谓之‘五酉’。‘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物老则为怪，杀之则已，夫何患焉。或者天之未丧斯文，以是系予之命乎！不然，何为至于斯也。”弦歌不辍。子路烹之，其味滋。病者兴，明日，遂行。

豫章有一家，婢在灶下，忽有人长数寸，来灶间壁，婢误以履践之，杀一人；须臾，遂有数百人，着衰麻服，持棺迎丧，凶仪皆备，出东门，入园中覆船下。就视之，皆是鼠妇。婢作汤灌杀，遂绝。

狄希，中山人也，能造千日酒饮之，千日醉；时有州人，姓刘，名玄石，好饮酒，往求之。希曰：“我酒发来未定，不敢饮君。”石曰：“纵未熟，且与一杯，得否？”希闻此语，不免饮之。复索，曰：“美哉！可更与之。”希曰：“且归。别日当来。只此一杯，可眠千日也。”石别，似有怍色。至家，醉死。家人不之疑，哭而葬之。经三年，希曰：“玄石必应酒醒，宜往问之。”既往石家，语曰：“石在家否？”家人皆怪之曰：“玄石亡来，服以阌矣。”希惊曰：“酒之美矣，而致醉眠千日，今合醒矣。”乃命其家人凿冢，破棺，看之。家上汗气彻天。遂命发冢，方见开目，张口，引声而言曰：“快者醉我也！”因问希曰：“尔作何物也？令我一杯大醉，今日方醒，日高几许？”墓上人皆笑之。被石酒气冲入鼻中，亦各醉卧三月。

陈仲举微时，常宿黄申家，申妇方产，有扣申门者，家人咸不知，久久方闻屋里有人言：“宾堂下有人，不可进。”扣门者相告曰：“今当从后门往。”其人便往。有顷，还，留者问之：“是何等？名为何？当与几岁？”往者曰：“男也。名为奴。当与十五岁。”“后应以何死？”答曰：“应以兵死。”仲举告其家曰：“吾能相此儿当以兵死。”父母惊之，寸刃不得执也。至年十五，有置凿于梁上者，其末出，奴以为木也，自下钩之，凿从

梁落，陷脑而死，后仲举为豫章太守，故遣吏往饷之申家，并问奴所在；其家以此具告。仲举闻之，叹曰：“此谓命也。”

晋魏郡亢阳，农夫祷于龙洞，得雨，将祭谢之。孙登见曰：“此病龙，雨，安能苏禾稼乎？如弗信，请嗅之。”水果腥秽。龙时背生大疽，闻登言，变为一翁，求治，曰：“疾痊，当有报。”不数日，果大雨。见大石中裂开一井，其水湛然，龙盖穿此井以报也。

苏易者，庐陵妇人，善看产，夜忽为虎所取，行六七里，至大坑，厝易置地，蹲而守，见有牝虎当产，不得解，匍匐欲死，辄仰视。易怪之，乃为探出之，有三子。生毕，牝虎负易还，再三送野肉于门内。

后雀夜到门外，参执烛视之，见雀雌雄双至，各衔明珠以报参焉。

所困。宝见，愍之，取归置巾箱中，食以黄花，百余日，毛羽成，朝去，暮还。一夕，三更，宝读书未卧，有黄衣童子，向宝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使蓬莱，不慎，为鸱枭所搏。君仁爱，见拯，实感盛德。”乃以白环四枚与宝曰：“令君子孙洁白，位登三事，当如此环。”

隋县遼水侧，有断蛇邱。隋侯出行，见大蛇被伤，中断，疑其灵异，使人以药封之，蛇乃能走，因号其处断蛇邱。岁余，蛇衔明珠以报之。珠盈径寸，纯白，而夜有光，明如月之照，可以烛室。故谓之“隋侯珠”，亦曰“灵蛇珠”，又曰“明月珠”。邱南有隋季良大夫池。

孔愉，字敬康，会稽山阴人，元帝时以讨华轶功，封侯，愉少时尝经行余不亭，见笼龟于路者，愉买之，放于饮不溪中。龟中流左顾者数过。及后，以功封余不亭侯，铸印，而龟钮左顾，三铸，如初，印工以闻，愉乃悟其为龟之报，遂取佩焉。累迁尚书左仆射，赠车骑将军。

古巢，一日江水暴涨，寻复故道，港有巨鱼，重万斤，三日乃死，合郡皆食之。一老姥独不食。忽有老叟曰：“此吾子也。不幸罹此祸，汝独不食，吾厚报汝。若东门石龟目赤，城当陷。”姥曰：“往视。”有稚子讶之，姥以实告。稚子欺之，以朱傅龟目；姥见，急出城。有青衣童子曰：“吾龙之子。”乃引姥登山，而城陷为湖。

吴富阳县董昭之，尝乘船过钱塘江，中央，见有一蚁，着一短芦，走一头，回复向一头，甚惶遽。昭之曰：“此畏死也。”欲取着船。船中人骂：“此是毒螫物，不可长，我当蹋杀之。”昭意甚怜此蚁，因以绳系芦，着船，船至岸，蚁得出。其夜梦一人，乌衣，从百余许人来，谢云：“仆是蚁中之王。不慎，堕江，惭君济活。若有急难，当见告语。”历十余年，时所在劫盗，昭之被横录为劫主，系狱余杭。昭之忽思蚁王梦，缓急当告，今何处告之。结念之际，同被禁者问之。昭之具以实告。其人曰：“但取两三蚁。着掌中，语之。”昭之如其言。夜，果梦乌衣人云：“可急投余杭山中，天下既乱，赦令不久也。”于是便觉。蚁啮械已尽。因得出狱，过江，投余杭山。旋遇赦，得免。

孙权时李信纯，襄阳纪南人也，家养一狗，字曰黑龙，爱之尤甚，行坐相随，饮饌之间，皆分与食。忽一日，于城外饮酒，大醉。归家不及，卧于草中。遇太守郑瑕出猎，见田草深，遣人纵火爇之。信纯卧处，恰当顺风，犬见火来，乃以口拽纯衣，纯亦不动。卧处比有一溪，相去三五十步，犬即奔往入水，湿身走来卧处，周回以身洒之，获免主人大难。犬运水困乏，致毙于侧。俄尔信纯醒来，见犬已死，遍身毛湿，甚讶其事。睹火踪迹，因尔恻哭。闻于太守。太守悯之曰：“犬之报恩，甚于人，人不知恩，岂如犬乎！”即命具棺槨衣衾葬之，今纪南有义犬葬，高十余丈。

太兴中，吴民华隆，养一快犬，号的尾，常将自随。隆后至江边伐荻，为大蛇盘绕，犬奋咋蛇，蛇死。隆僵仆无知，犬彷徨涕泣，走还舟，复反草中。徒伴怪之，随往，见隆闷绝。将归家。犬为不食。比隆复苏，始食。隆愈爱惜，同于亲戚。

庐陵太守太原庞企，字子及，自言其远祖，不知几何世也，坐事系狱，而非其罪，不堪拷掠，自诬服之，及狱将上，有蝼蛄虫行其左右，乃谓之曰：“使尔有神，能活我死，不当善乎。”因投饭与之。蝼蛄食饭尽，去，顷复来，形体稍大。意每异之，乃复与食。如此去来，至数十日间，其大如豚。及竟报，当行刑，蝼蛄夜掘壁根为大孔，乃破械，从之出。去久，时遇赦，得活。于是庞氏世世常以四节祠祀之于都衢处。后世稍怠，不能复特为饌，乃投祭祀之余以祀之，至今犹然。

临川东兴有人入山，得猿子，便将归，猿母自后逐至家。此人缚猿子于庭中树上以示之。其母便持颊向人欲乞哀，状直谓口不能言耳。此人既不能放，竟击杀之。猿母悲唤，自掷而死。此人破肠视之，寸寸断裂。未半年，其家疫死，灭门。

冯乘虞荡夜猎，见一大麀，射之。麀便云：“虞荡！汝射杀我耶？”明晨，得一麀而入，实时荡死。

吴郡海盐县北乡亭里，有士人陈甲，本下邳人，晋元帝时寓居华亭，猎于东野大藪，欻见大蛇，长六七丈，形如百斛船，玄黄五色，卧冈下。陈即射杀之，不敢说。三年，与乡人

共猎，至故见蛇处，语同行曰：“昔在此杀大蛇。”其夜梦见一人，乌衣，黑帻，来至其家，问曰：“我昔昏醉，汝无状杀我。我昔醉，不识汝面，故三年不相知；今日来就死。”其人即惊觉。明日，腹痛而卒。

邛都县下有一老姥，家贫，孤独，每食，辄有小蛇，头上戴角，在床间，姥怜而饴之。食后稍长大，遂长丈余。令有骏马，蛇遂吸杀之，令因大忿恨，责姥出蛇。姥云：“在床下。”令即掘地，愈深愈大，而无所见。令又迁怒，杀姥。蛇乃感人以灵言，瞋令“何杀我母？当为母报讎。”此后每夜辄闻若雷若风，四十许日，百姓相见，咸惊语：“汝头那忽戴鱼？”是夜，方四十里，与城一时俱陷为湖，土人谓之为陷湖，唯姥宅无恙，迄今犹存。渔人采捕，必依止宿，每有风浪，辄居宅侧，恬静无他。风静水清，犹见城郭楼榭晏然。今水浅时，彼土人没水，取得旧木，坚贞光黑如漆。今好事人以为枕，相赠。

建业有妇人背生一瘤，大如数斗囊，中有物，如茧栗，甚众，行即有声。恒乞于市。自言：“村妇也，常与姊姒辈分养蚕，已独频年损耗，因窃其姒一囊茧焚之，顷之，背患此疮，渐成此瘤。以衣覆之，即气闭闷；常露之，乃可，而重如负囊。”